

紹鈞

集作傑



# 紹鈞傑作集目錄

潘先生在難中	一
夜	二七
義兒	四二
丁祭	五三
一個練習生	六二
半年	七九
火車頭的經歷	八九
鳥言獸語	一〇六
古代英雄的石像	一一六
稻草人	一三三

---

報銷主義	一三四
某商人的話	一三九
勒令轉學	一四三
看蜂	一四七
沒有秋蟲的地方	一四九
藕與蓴菜	一五二
看月	一五四
牽牛花	一五六
客語	一五九
將離	一六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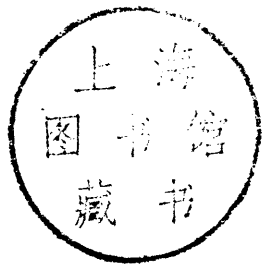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3 1172B

# 紹鈞傑作集

## 潘先生在難中

車站裏擠滿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現出異樣的神色。脚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睡着一般地站着；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空氣沉悶得很，人們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大概快要下雨了。電燈亮了一歇了，彷彿比平時昏黃一點，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

揭示處的黑漆版上標明西來的快車須遲到四點鐘。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像這種報告，在這一個禮拜裏，幾乎每天每趟的行車都有；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大家也習以為當然了。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為擾擾的境界。來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個黑漆皮包，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尚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

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也不能全乎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涌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四個窗洞的地方，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坐椅的中間，一動不能動；兩臂一前一後，伸得很長，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臂膊拉了去的樣子。他急得直喊，「阿！我的臂膊！我的臂膊！」

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方才知道腰下擠着個孩子；留心一看，見他們四個人一

串，手聯手牽着。一個客人呵斥道，「趕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兩半了！」

「怎麼弄的，孩子不抱在手裏！」又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攬得向前進行的機會。

「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再轉一念，妙用豈是人人能夠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勞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嚥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你們看着我！你們看着我！」

車輪一頓，在軌道上立定了；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潘先生覺得前頭鬆動了些；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脚作不得一點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你們跟着我！你們跟着我！」

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旋轉身子看，後面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又下來了百多人，方才看見腳踏入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上半身，承着電燈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才

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再等了一歇，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她吁吁地呼着氣，連喊「阿唷，阿唷」，淒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鎮定，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重又發命令道，「我們仍舊同剛才這樣聯起來。你們看月臺上的人這麼多，收票處又擠得厲害，不是聯着，就要走散了！」

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攔住他的膝頭說，「爸爸，抱。」

「沒用的東西！」潘先生頗有點憤怒，但隨即耐住；蹬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同時關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一手要緊緊牽着母親，因為他自己一隻手也沒得空了。

潘師母向來不會受過這樣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車，却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不禁發怨道，「早知道這樣子，寧可死在家裏，再也不要逃難的了！」

「悔什麼！」潘先生一半發氣，一半又覺得憐惜。「到了這里，懊悔也是沒用。並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罷，當心脚下。」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

一陣的擁擠，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出了收票處的隘口。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只有順着大眾的勢，腳不點地地走。一會兒，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

跨過了電車軌道，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慌忙地回轉身來，只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一齊向自己這邊涌來。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心頭悵惘到不可說，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轉了幾回，一絲影蹤也沒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他瞥見母親的疏疏的額髮，便認識了，舉起手來指點道，「媽媽，那邊。」

潘先生一喜；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後望去。搜尋了一歇，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阿大，」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旁路上。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暢地吐一口氣，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現在好了！」的確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就有人保着險，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福得很，一尋即着：豈不是四條性命，一個皮包，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豈不是



「現在好了？」

「黃包車！」潘先生很入調地喊着。

車夫們聽見了，一齊拉着車圍攏來，問他到什麼地方。

他昂起一點頭，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只消兩輛！兩輛！」他想了一想，續說，「十個銅子，四馬路，去的就去！」這分明表示他是個「老上海。」

辯論了好一會，終於講定十二個銅子一輛。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潘先生帶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輛。

車夫剛欲拔脚前奔，一個背鎗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橫，只得縮住了。小的孩子看這個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過臉來，貼着父親的胸際。

潘先生領悟了，連忙解釋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紅包頭。我們因為本地沒有他，所以要逃到這裡來；他背着鎗保護我們。他的鬍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羅漢的鬍子一個樣子。」

孩子總覺得怕，便是同羅漢一樣的鬍子也不想看。直到聽見噹噹的聲音，才從側邊斜睨

過去，只見很亮的很亮一個房間一閃就過去了；那邊一家家都是花花燦燦的，都點得亮亮；他於是不再貼着父親的胸際。

到了四馬路，一連問了八九家旅館，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沒有用，因為客堂裏都搭起床鋪，可知確實是住滿了。最後到一家也標着客滿，但是一個夥計懶懶地開口道，「找房間麼？」

「是找房間，這裏還有麼？」一縷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週身，彷彿到了家的樣子。

「有是有一間，客人剛剛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說不定就沒有了。」

「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來，說，「我們總算運氣好，居然有房間住了！」隨即付車錢，慷慨地照原議價加上一個銅子；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以後好的運氣會繼續而來的。但是車夫偏不知足，說跟着他們回來回去走了這多時，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潘先生又多破費了四個銅子。

這房間就在樓下，有一個床，一盞電燈，一桌，兩椅，此外就只有煙霧一般的一間的空氣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進去時，立刻聞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間又混着陣陣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語道，「討厭的氣味！」隨聽見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鍋的聽音，才知道原是一間廚房。再一思想氣味雖討厭，究比喫鎗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舒舒泰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用晚飯吧？」茶房擺下皮包回頭問。

「我要喫火腿湯淘飯，」小的孩子咬着指頭說。

潘師母馬上對他看個白眼，凜然說，「火腿湯淘飯！是逃難呢，有得喫就好了，還要這樣那樣點戲！」

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風色，夾着潘先生說，「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給我喫大菜。」

潘師母竟然發怒了，她回頭呵斥道，「你們都是沒有心肝的，只配什麼也沒得喫，活活地餓……」

潘先生有點兒窘，却作沒事的樣子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便分付茶房道，「我們在

路上喫了東西了，現在只消來兩客蛋炒飯。」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點頭就走，剛出房門，潘先生又把他喊回來道，「帶一斤紹興，一毛錢熏魚來。」

茶房的腳聲聽不見了，潘先生舒快地對着潘師母道，「這一刻該得樂一樂，喝一杯了。你想，從兵禍凶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覺，（他說着，把阿二拖在身邊，一手輕輕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一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酌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着。

潘師母不響，她正想着家裏呢。細軟的雖然已經帶在皮包裏以及寄到教堂裏去了，但是留下的東西究竟還不少。不知王媽倒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窮人家曾不會知曉他們一家統出來了，只賸個王媽在家裏看守；又不知王媽睡覺時，要不要忘記關上一扇門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裏的三隻母雞，沒有做完的阿二的袴子，廚房裏的一碗白燒鴨；；真同通了電一般，一刻之間，種種的事情都涌上心頭，覺得異樣地不舒服；便嘆口氣道，「不知

弄到怎樣呢！」

兩個孩子都懷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覺得這樣的上海沒有平時父母嘴裏的上海來得好玩而有味。

疎疎的雨點從窗外灑進來，潘先生站起來說，「果真下雨了，幸虧在這一刻下，」就把窗關上。突然看見本來給窗子掩沒的旅客須知單，他便想起一件頂緊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注着那單子着。

「不折不扣，兩塊！」他驚訝地喊。回轉頭時，眼珠瞪視着潘師母，一段舌頭從嘴裏伸了出來。

## 二

明天早上，走廊中茶房們正蜷在幾條長凳上熟睡，狹得止有一條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來，幾間房間裏的電燈還是昏黃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婦兩個已經在那里談話了；兩個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許比昨晚的好一點，也醒了一歇了，只因父母教他們再睡一會，所以還躺在床上，彼此呵癢爲戲。

「我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師母焦心他說。「這報紙上的話知道牠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難萬難地逃了出來，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顧局長的脾氣就是一點不肯媽虎。」地方上又沒有戰事，學自然照常要開的，」這句話確然是他的聲口。這個通信員我也認識，就是教育局裏的職員，又那里會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曉得，回去危險呢！」潘師母悽然地說。「說不定三天兩天他們就會打到我們那地方去，你就回去開學，有什麼學生來念書？就是不打到我們那地方，將來教育局長怪你為什麼不開學時，你也有話回答。你只要問他，到底性命要緊還是學堂要緊？他也是一條性命，想來決不會對你過不去。」

「你懂得什麼！」潘先生頗懷着鄙薄的意見。「這種話只配躲在家裏，伏在牀角裏，由你這種女人去說：你道我們也說得出口的麼！你切不要攔阻我，（這時候他已轉為撫慰的聲調，）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決沒有一點危險，我自自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的靈捷，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裏的東西麼？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

你也得定心定意住在這里了。等到時局平定了，我馬上來接你們回去。」

潘師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萬無挽回的了。回去能得照看東西固然很好；但是風聲這樣地緊，一去之後，猶如珠子拋在海裏，誰保得定必能撈回來呢！生離死別的哀感涌上她的心頭，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淚早在眼角邊偷偷地想跑出來了。她又立刻想起這不大吉利，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怎能悽慘地流起淚來。於是勉強忍住，聊作自慰的請求道，「那麻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長並沒有照常開學這句話，如還來得及，你就趁了今天下午的車來，不然，趁了明天的早車來。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淚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裏也着實有點煩亂。局長的意思照常開學，自己萬無主張暫緩開學之理，回去當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又怎麼放得下這里！看他夫人這樣的依依之情，決計一走，未免太沒有恩義。又況一個女人兩個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無依傍，寄住在外邊，怎能斷言決沒有意外？他這樣想時，不禁深深地發恨：恨這人那人調兵遣將，預備作戰，恨教育局長主張照常開課，又恨自己沒有個已經成年，可以幫助一臂的兒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從利害遠近種種方面着想，覺得回去終於是天經地義。便把惱恨悶在一旁，臉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順着夫人的口氣點頭道，「假若打聽明白局長並沒有這意思，依你的話，就趁了下午的車來。」

兩個孩子約略聽得回去和再來的話，小的就伏在牀沿作嬌道，「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媽媽回去，賸下你獨個住在這裡，」大的孩子扮着鬼臉說。

小的聽着，便迫緊喉嚨喊作嘵哭的腔調，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裏實在沒有眼淚。

「你們都跟着媽媽留在這裡，」潘先生提高了聲音說。「再不許胡鬧了，好好兒起來待喫早飯罷。」說罷，又囑咐了潘師母幾句，逕出僱車，趕往車站。

糳糊地聽得行人在那里說鐵路已斷火車不開的話，潘先生想，「火車如果不開，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職也只得由他了。」同時又覺得這消息很使他失望；因想他若是運氣好，未必會逢到這等失望的事，那麼行人的話也未必可靠。欲決此疑，只希望車夫三步併作一步跑。



他的運氣誠然不壞，趕到車站一看，並沒有火車不開的通告；揭示處只標明夜車要遲四點鐘才到，這一刻還沒有到呢。買票處絕不擁擠，時時有一兩個人前去買票。聚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爲看看來的，也有帶着照相器具的，專等夜車到時攝取車站擁擠的情形，好作將來風雲變幻史的一頁。行李房滿滿地堆着箱子鋪蓋。各色各樣，幾乎碰到鉛皮的屋面。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點兒悵惘，頓了一頓，終於前去買了張二等票，就走入車箱裏坐着。晴明的陽光照得一車通亮，溫溫地不嫌燥熱；坐位很寬舒，就是勉強要躺躺也可以。他想，「這是難得逢到的。倘若心裏沒有事，真是趨愉快的旅行呢。」

這晴車一路耽閣，聽候軍人的命令，等待兵車的通過。直到抵達讓里，已是下午三點過了。潘先生下了車，急忙趕到家，看見大門緊緊關着，心便一定，原來昨天再四叮囑王媽的就是這一件。

扣了十幾下，王媽方才把門開了。一見潘先生，出驚地說，「怎麼，先生回來了！不用逃難了麼？」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進裏面四週一看，便開了房門的鎖，闖進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沒有變更，一點沒有變更，什麼都同昨天一樣。於是他吊起的一半心放下來了。還有一半心沒放下，便又鎖上房門，回身出門；吩咐王媽道，「你照舊好好把門關上了。」

王媽摸不清頭緒，關了門進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們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了去，所以騙她說逃到上海去。「不然，怎麼先生又回來了？奶奶同兩個孩子不同來，又躲在什麼地方呢？但是，他們爲什麼不讓我跟了去？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們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紅房子裏，那些兵都講通的，打起仗來不打那紅房子。——其實就是老實告訴我，要我跟了去，我也不高興呢。我在這里一點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這里來，橫豎我的老衣早做好了。」她隨即想起甥女兒送她的一雙繡花鞋真好看，穿了這鞋子上西方，閻王一定另眼相看；於是她感到一種微妙的舒快，不復想那主人究竟在那里的問題。

潘先生出門，就去訪那當通信員的教育局職員，問他局長究竟有沒有照常開學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麼沒有？他還說有一些教員只顧逃難，不顧職務，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業不配他們幹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處。」潘先生聽了，彷彿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的有

主意，決定回來到底是不錯的。一口氣奔到自己的學校裏，提起筆來就草送給學生家屬的通告。意思是說兵亂雖然可慮，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廢離的，現在暑假期滿，我按照常開學。從前歐洲大戰的時候，他們天空裏佈着禦防炸彈的網，下面學校裏却依然在那里上課：這種非常的精神，我們應當不讓他們專美於前。希望家長們能夠體諒這一層意思，如無其事地依舊把子弟送來：這不但是家庭和學校的益處，實也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

他起完這草，往復看了三遍，覺得再沒有可以增損，局長看見了，至少也得說一聲「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謄上蠟紙，又自己動手印刷了百多張，命校役向一個個學生家裏送去。公事算是完畢了，開始想到私事：既要開學，上海是去不成了，他們母子三個住在旅館裏怎麼弄得下去！但也沒有辦法，惟有教他們一切留意，安心住着。於是蘸着剛才的殘墨寫寄與夫人的信。

明天，他從茶館裏得到確實的信息，鐵路真個不通了！他心頭突然一沈，似乎覺得最親熱的一妻兩兒忽地乘風飄去，飄得很遠，幾至於渺茫。沒精打采地踱到學校裏，校役回報昨

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派通告，有二十多家是關上大門的，打也打不開，只好從門縫裏插了進去。有二十多家只有用人在家裏，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當然跟着去，不一定幾時才能回來念書。其餘的都說知道了；有的又說性命還保不定安全，讀書的事情再說罷。」

「哦，知道了。」潘先生並不留心在這些上邊，更深的憂慮正縈繞於心曲。抽完了一支香煙以後，應走的路途決定了，便趕到紅十字會分會的辦事處。

他繳納會費願做會員；又宣言自己的學校房屋還寬闊，也願意作為婦女收容所，到萬一的時候收容婦女。這是慈善的舉措，當然受熱誠的歡迎，更兼潘先生本來是體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辦事處就給他紅十字的旗子，好在學校門前張起來；又給他紅十字的徽章，標明這是紅十字會的一員。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如捧着救命的神符，心頭起一種神秘的快慰。「現在什麼都安全了！但是……」想到這里，便笑向辦事處的職員道，「多給我一面旗，幾個徽章罷？」他的理由是學校還有個側門，也得張一面旗，而徽章這東西不很大，恐怕偶爾遺失了，不如多拿幾個備在那里。

辦事員同他說笑話，這些東西又不好喫的，拿着玩也沒什麼意思，多拿幾份仍舊只作一個會員，如不要多拿罷。但是終於依他的話給了他。

兩面紅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輕風中招展着；可是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一枚紅十字徽章早已跳上潘先生的衣襟，閃耀着慈善莊嚴的光。給與潘先生一種新的勇氣。其餘幾枚呢，潘先生重重包裹着，藏在貼身小衫的一個口袋裏。他想，「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離處在那渺茫難接的上海，但是彷彿給他們加保了一重穩當可靠的險，他們也就各各增加一種新的勇氣。

### 三

碧莊地方兩軍開火了！

讓里的人家很少有開門的，店鋪自然更不用說。路上時時有兵士經過。他們快要開拔到前方去，覺得最高的權威附靈在自己的身上，什麼東西都不在眼裏，只要高興提起腳來踏，總可踏做泥團踏做粉。這就來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脫逃。便用長繩一個聯一個縛着臂膊，幾個弟兄在前，幾個弟兄在後，一串一串牽着走。因此，大家對於出門這事都覺

得危懼，萬不得已時，也只從小巷僻路走，甚至佩有紅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輩，也不免懷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樣地躡來躡去。於是讓里的街道見得清靜且寬闊起來了。

上海的報紙好幾天沒有來。本地的軍事機關却常常有前方的戰報公布出來，無非是些「敵軍大敗，我軍進攻若干里」的話。街頭巷口貼出一張新鮮的來時，慢慢聚集，也有好些人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罷以後依然不能定心，好似這布告的背後還伏着許多的話，於是悵悵地各自散了，眉頭照舊皺着。

這幾天潘先生無聊極了。最難堪的，自然是妻兒的遠離，而且不通消息，而且似乎有永遠難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問題。「碧莊衝過來只一百多里路，這徽章雖說有用處，可是沒有人寫過筆據，萬一沒有用，又向誰去說話？——鎗子砲彈劫掠放火都是真傢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聽多走門路才行。」他於是這里那里探聽前方的消息，只要這消息與外間傳說的不同，便覺得真實的分數越多，即根據着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個人神色倉皇急忙行走時，他便突地一驚，以為這個人一定探得確實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與他不相識，「什麼！」就在喉際嚥住了。

紅十字會派人在前方辦理救護的事情，常有人附着兵車回來，要打聽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雖然是個會員，却不常到辦事處去探聽，以為這樣就對公眾表示膽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紅十字會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機關，舍此他求未免有點傻，於是每天傍晚，到姓吳的辦事員家裏打聽去。姓吳的告訴他沒有什麼，或者說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氣回家。

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吳的家裏；等了好久，姓吳的才從外面走進來。

「沒有什麼罷？」潘先生急切地問。「照布告上說，昨天正向對方總攻擊呢。」

「不行，」姓吳的憂愁地說；但隨即嚥住了，捻着唇邊僅有的幾根二三分長的鬚鬚。

「什麼！」潘先生心頭突地跳起來，週身有種拘牽不自由的感覺。

姓吳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聽了去的樣子，「確實的消息，正安（距碧莊八里的一個鎮）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發狂似地喊出來。頓了一頓，回身就走，一壁說道，「我回去了！」路上的電燈似乎特別昏暗，背後又彷彿有人追趕着的樣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趕到了

家，叮囑王媽道，「你關着門就可安睡，我今夜有事，不回來住了。」他看見衣櫃裏有件縐紗的舊棉袍，當時沒有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裏，丟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幾件布夾衫，仔細看實在還可以穿穿；又有潘師母的一條舊綢裙，她不一定捨得便不要牠：便胡亂包在一起，提着出門。

「車！車！福星街紅房子，一毛錢。」

「那里有一毛錢的？」車夫懶懶地說。「你看這幾天路上有幾輛車？不是拚死尋飯喫的，早就躲起來了。隨你要不要，三毛錢。」

「就是三毛錢；」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腳踏坐穩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點！」

「潘先生，你到那里去？」一個姓黃的同業在途中瞥見了他，立定了問。

「哦，先生，到那邊……」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這是誰的聲音；忽然想起回答他實是多事，——車輪滾得絕快，那個人決不至於趕上來再問，——便縮住了。

紅房子裏早已住滿了人，大都是十天以前就搬來的，兒囑人語，燈火這邊那邊亮着，頗有點熱鬧的氣象。主人翁相見之後，說「這里實在沒有餘屋了。但是先生的東西都寄在這



里，却也不好拒絕。剛才有幾位匆忙地趕來，也因不好拒絕，權且把一間做飯喫的廂房給他們安頓。現在去同他們商量，總可以多插你先生一個。」

「商量商量總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一般地安慰。「況且在這麼的時候。我也不預備睡覺，隨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誇進廂房的當兒，疑惑自己受驚太厲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錯覺。但是閉了一閉再張開來時，所見依然如前，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對面的人談話，上唇翹起兩筆濃鬚的，不就是教育局長麼？

他頓時躊躇起來，已跨進去的一隻腳想要縮出來，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長也望見了他，尷尬的臉上故作笑容說，「潘先生，你來了，進來坐坐。」主人翁聽了，知道他們是相識的，轉身自去。

「局長先在這里了。還方便罷，再容一個人？」

「我們只三個人，當然還可以容你。我們帶着席子；好在天氣不很涼，可以輪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覺得今晚的局長特別可親，全不同平日那副莊嚴的神態，便忘形地直跨進去說：「那麼不客氣，就要陪三位先生過一夜了。」

這廂房不很寬闊。地上鋪着一張席，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絕無欲睡的意思。鍋竈等東西貼着一壁。靠窗一排擺着三隻凳子，局長坐一隻，頭邊梳得很光的二十多歲的人，局長的表弟，坐一隻，一隻空着。那邊的牆角有一隻柳條箱，一個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帶來的。僅僅這些，房裏已沒有空地了。電燈的光本來很弱，又蒙上了一層灰塵，照得房裏人物都昏黯模糊。

潘先生也把衣包擺在那邊的牆角，與二位的東西合夥。回過來謙遜地坐上那隻空椅子。局長給他介紹了自己的同伴，隨說，「你也聽到了正安的消息麼？」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莊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這方面對於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證。那方面從正安襲取碧莊是最便當的，說不定此刻已被他們得手了。要是這樣，不堪設想！」

「要是這樣，這里非糜爛不可！」

「但是，這方面的杜統帥不是庸碌無能的人，他是著名善於用兵的，大約見得到這一層，總有方法抵當得住。也許就此反守爲攻，勢如破竹，直擣那方面的巢穴呢。」

「但得這樣，戰事便收場了，那就好了！——我們辦學的就可以開起學來，照常進行。」局長一聽到辦學，立刻感得自己的尊嚴，捻着濃鬚歎道，「別的不要講，這一場戰爭，大大小小的學生喫虧不小呢！」他把坐在這間小廂房裏的侷促不舒的感覺遺忘了，彷彿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辦公室裏。

坐在席上的中年人仰起頭來含恨似地說，「那方面的朱統帥實在可惡！這方面打過去，他抵抗些什麼，他沒有不終於喫敗仗的。他若肯漂亮點兒讓了，戰事早就沒有了。」

「他是傻子，」局長的表弟順着說，「不到盡頭不肯死心的。只是連累了我們，這當兒坐在這又暗又窄的房間裏。」他帶着玩笑的神氣。

潘先生却想念起遠在上海的妻兒來了。他不知他們可安好，不知他出了什麼亂子沒有，不知他們此刻已經睡了不會，抓既抓不到，想像也極模糊；因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悽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聲。

「不知到底怎樣呢！」他又轉想到那個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險，不自主地吐露了這一句。

「難說，」局長表示當有經驗的樣子說。「用兵全在趁一個機，機是刻刻變化的，也許竟不被我們所料，此刻已……所以我們……」他對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長的表弟潘先生三個已經領會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這地方總不至於有什麼，也各安慰地一笑。

小院子裏長滿了草，是蚊蟲同各種小蟲的安適的國土。廂房裏燈光亮着，牠們齊向那裏飛去。四位懷着驚恐的先生就夠受用了；撲頭撲面的全是那些小東西，蚊蟲突然一鍼，痛得直跳起來。又時時停語側耳，惶惶地聽外邊有沒有鎗聲或人衆的喧譁。睡眠當然是無安了，只實做了局長所說的輪流躺着歇歇。

明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珠上添了幾縷紅絲；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冷。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獨個閃出紅房子的大門。路上同平時的早晨一樣，街犬豎起了尾巴高興地這頭那頭望，偶爾走過一兩個睡眠惺忪的人。他走過去，轉入又一條街，也不聽見什麼特別的風聲。

回想昨夜的匆忙情形，不禁心裏好笑。但是再轉一念，又覺著實在並無可笑，小心一點總比冒險好。

二十餘天之後，戰事停止了。大眾點頭自慰道，「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麼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還不大滿意，鐵路還沒有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兒接回來。信是來過兩封了，但簡略得很，比較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沒有先見之明；不然，這一筆冤枉的逃難費可以省下，又免得幾十天的孤單。

他知道教育局裏一定要提到開學的事情了，便前去打聽，跨進招待室，看見局裏的幾個職員在那里裁紙磨墨，像是辦喜事的样子。

一個職員喊出來道，「巧得很，潘先生來了！你寫得一手好顏字，這個差就請你當了罷。」

「這麼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寫不可，」其餘幾個人附和着。

「寫什麼東西？我完全茫然。」

「我們這里正籌備歡迎杜統帥凱旋的事務。車站的兩頭要搭起對對的四個綵牌坊，讓統

帥的花車在中間通過。現在要寫的就是牌坊上的幾個字。」

「我那里配寫這上邊的字。」

「當仁不讓，」一致推舉，「幾個人一闕地說；筆桿便送到潘先生的手裏。

潘先生覺得這當兒很有點滋味，接了筆便在墨盆裏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筆來在蠟箋上一並排寫「功高岳牧」四個大字。第二張寫的是「威鎮東南。」又寫第三張，是「德隆恩溥。」——他寫到「溥」字，彷彿覺得許多的影片：拉夫，開砲，燒房屋，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死屍，在眼前一閃。

旁邊看寫字的一個人讚歎說，「這一句更見懇切。字也越來越好了。」

「看他對上一句什麼，」又一個說。

一九二四，一一，二七。（火災）

## 夜

一條不很整潔的里裏，一幢一樓一底的屋內，桌上的煤油燈放着黃暈的光，照得所有的

器物模糊，慘淡，像反而增了些陰黯。桌旁坐着個老婦人，手裏抱一個大約不過兩周歲的孩  
子。那老婦人是普通的型式，額上雖然已畫着好幾條皺紋，還不見得怎樣衰老。只是她的眼  
睛有點兒怪，深陷的眼眶裏，紅筋牽牽的，發亮；放大的瞳子注視孩子的臉，定定的，悽然  
失神。她看孩子因為受着突然的打擊，紅潤的顏色已轉得蒼白，肌肉也寬鬆不少了。

近來，那孩子特別地會哭，猶如半年前剛斷奶的時候。彷彿給誰驟然打了一下似的，不  
知怎麼一來就拉開了喉嚨直叫。叫開了頭便難得停，好比大暑天的蟬兒。老婦人於是百般地  
撫慰，把自己年輕時撫慰孩子的語句一一背誦了出來。可是不大見效，似乎孩子嫌那些太古  
舊又太拙劣了。直到他自己沒了力，一壁嗚咽，一壁讓眼皮一會開一會閉而終於闔攏，纔算  
收場。

今晚那老婦人却似感得特別安慰；到這時候了，孩子的哭還不見開場，假若就這樣倦下  
來睡着，豈不是難得的安靜的一晚。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又感得特別不安；不曉得就將回來  
的阿弟怎麼說法，不曉得幾天來醒裏夢裏繫念着的可憐的寶貝到底有沒有着落。

晚上，在她，這幾天真不好過。除了孩子的啼哭，黃暈的燈光裏，她彷彿看見隱隱閃閃

的好些形像。有時又彷彿看見鮮紅的一灘，在這裏或是那裏，——這是血！里外，汽車奔馳而過，笨重的運貨車有韻律地響着鐵輪，她就彷彿看見一輛汽車載着被捆縛的兩個，他們的手足上是累贅而擊觸有聲的鎖鐐。門首時時有輕重徐疾的脚步聲經過，她總覺得害怕，以爲或者就是找她同孩子來的。鄰家的門環兒一聲響，那更使她心頭突地一跳。本來已屆少眠年齡的她這樣提心吊膽地嘗味恐怖的味道，就一刻也不得入夢。睡時，燈是不敢點的，她怕樓上的燈光招惹另外的是非。也希冀眼前能得乾淨，完全一片黑。然而沒有用，隱隱閃閃的那些形像還是顯現，鮮紅的一灘還是落山的太陽般似乎儘在那裏擴大開來。於是，只得緊緊地抱住夢裏時而嗚咽的孩子……

這時候，她注視着孩子，在她衰弱而創傷的腦裏，涌現着霧海般迷茫的未來。往那方走才是道路呢？她一毫也不能辨認。怕有些猛獸或者陷阱隱在這霧海裏邊罷，她想十分九會的。而伴同前去冒險的，只這纔能學話的孩子；簡直等於孤零的一個。她不敢再想，無聊地問孩子，「大男乖的，你姓甚？」

「張。」大男隨口回答。孩子於尙未解悟姓的意義的時候，自己的姓往往被教練成口頭



的熟語，同叫爹爹媽媽一樣地慣習。

「不！不！」老婦人輕輕呵斥。她想他的新功課還沒弄得熟，有點發愁，只得重行矯正他說，「不要瞎說，那個姓張！我教你，大男姓孫。記着，孫，孫……」

「孫。」大男並不堅持，仰起臉來看老婦人的臉，就這樣學着說，發音帶十二分的穉氣。

老婦人的眼睛重重地閉了兩閉；她的淚泉差不多枯竭了，眼睛閉兩閉就表示心頭一陣酸，周身經驗到哭泣時的一切感覺。「不錯，姓孫，孫。再來問你，大男姓甚？」

「孫。」大男玩皮地學舌，同時伸手想去取老婦人頭上那翡翠簪兒。

「乖的，大男乖的。」老婦人把大男緊緊抱住，臉孔依帖着他的花洋布衫，「隨便那個問你，你說姓孫，你說姓孫……」聲音漸漸悽咽了。

大男的手臂給老婦人抱住，不能取那翡翠簪兒，哇~~~~突然哭起來了。小身軀死命地掙扎，淚水淌得滿臉。

老婦人知道每晚的常課又得開頭，安然而過已成夢想，便故作柔和的聲音來嗚他：「大

男乖的……不要哭呀……花園圍來看大男了……坐着紅轎子來了……坐着花馬車來了……」

大男照例地不理睬，喉嚨却張得更大了，「哇~~~~媽媽呀~~~~媽媽呀~~~~」

這樣的哭最使老婦人傷心又害怕。傷心的是一聲就如一針，針針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牆很單薄，左右鄰舍留心一聽就會起疑念。然而給他醫治却不容易；一句明知無效的「媽媽就會來的」戰兢兢地說了再說，只使大男哭得更響一點，而且張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媽媽從那裏來。

老婦人於是站起來走，把大男橫在自己的臂彎裏；從她那動作的滯鈍以及步履的沈重，又見她確實有點衰老了。她來回地走着，背誦那些又古舊又拙劣的撫慰孩子的語句。屋內的器物彷彿跟着哭聲的震蕩而晃動起來，燈燄似在化得大，化得大，——啊，一灘血！她閉了疲勞的眼，不敢再看。耳際雖有孩子撕裂似的哭聲，却同在神怪的空山裏一樣，幽寂得教血都變冷。

搭，搭，外面有叩門聲，同時，躺在跨街樓底下的那條癩黃狗汪汪地叫起來。她嚇得一跳。但隨即省悟這聲音極熟，一定是阿弟回來了，便匆遽地走去開門。

門纔開一道縫，外面的人便閃了進來；連忙，輕輕地，回身把門闔上，好像提防別的什麼東西也乘勢掩了進來。

「怎樣？」老婦人悄然而焦急地問。她恨不得阿弟挖一顆心給她看，讓她一下子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

阿弟走進屋內，向四下看一周，便一屁股坐下來，張開了口腔喘氣。是四十左右商人模樣的人，眼的四圍刻着纖細的皺紋形成永久的笑意，眼睛頗細，鼻子也不大，額上漬着汗水發亮，但是他正感着一陣陣寒冷呢。他見大男啼哭，想起袋子裏的幾個荸薺，便摸了出來授給他，「你吃荸薺，不要哭罷。」

大男原也倦了，幾個荸薺又多少有點引誘力，便伸出兩隻小手接受了，一壁抽咽一壁咬着荸薺。這纔讓老婦人仍得坐在桌旁。

「唉！總算看見了。」阿弟摸着額角，頹然，像完全消失了氣力。

「看見了？」老婦人的眼睛張得可怕地大，心頭是一種悲痛而超乎悲痛的麻麻辣辣的味道。

「纔看見了來。」

老婦人幾乎欲拉了阿弟便引她跑出去看，但恐怖心告訴她不應該這樣鹵莽，只得悵然地「喔！」

「阿姊，你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好人，是不是？其實也不一定，像今天遇見的那個弟兄，他就是一個好人。」他感服地豎着右手的大拇指。

「就是你去找他的那一個不是？」

「是呀。我找着他，在一家小茶館裏。我好言好語同他說，有這樣這樣兩個人，想來該有數。現在，人是完了，求他的恩典，大慈大悲，指點我去認一認他們的棺木。」他眉頭一皺，原有眼睛四圍的皺紋見得更爲顯著，同時搔頭啞嘴，表示進行並不順利。「他却不理睬，說別麻煩罷，完了的人也多得很，男的，女的，長衫的，短褂的，誰記得清這樣兩個，那樣兩個；況且棺木是不讓去認的。我既然找到了他，那裏肯放手。我又同他說了，告訴他這兩個人怎樣地可憐，是夫妻兩個，女的有年老的娘，他們的孩子天天在外婆手裏啼哭，叫着媽媽，媽媽，……請他着老的小的面上發點慈悲心……唉！不用說罷，總之什麼都

說了，只少跪下來對他叩頭。」

老婦人聽着，悽然垂下眼光看手中的孩子；孩子朦朧欲睡了，幾個孽孽已落在她的袖彎裏。

「這一番話却動了他的心。」阿弟帶着矜誇的聲調接續說；永久作笑意的臉上浮現真實的笑，但立刻就收斂了。「這叫人情人情，只要是人，同他講情，沒有講不通的。他不像起先這樣講官話了，想了想歎口氣說，「人是有這樣兩個的。誰不是爺娘的心肝骨肉！聽你講得傷心，就給你指點了罷。不過好好兒夫妻兩個，爲什麼不安分過日子，倒去幹那一些勾當！」我說這可不大明白，我們生意人不懂他們念書人的心思，大概是——」

「噓……」老婦人舒口氣，她感覺心胸被壓抑得太緊結了。她同她的阿弟一樣不懂女兒女婿的心思，但她清楚地知道他們同臉生橫肉聲帶殺氣的那些囚徒決不是一類人。不是一類人爲什麼得到同樣的結果？這是她近來時刻想起致非常苦悶的問題。可是沒有人給她解答。

「他約我六點鐘在某路轉角等他。我自自然千多萬謝，那裏敢怠慢，提早就到那裏去等着。六點過一歇，他果真來了，換了平常人的衣服。他引着我向野裏走，一路同我談。

啊——

他停住了。他不敢回想；然而那些見聞偏同無賴漢一般擦撥着他，使他不得不同想。他  
想如果照樣說出來，太傷阿姊的心了，說不定她會昏厥不省人事。——兩個人向野裏走。沒  
有路燈。天上也沒有星月，是悶鬱得像要壓到頭頂上來的黑暗。遠處樹同建築物的黑影動也  
不動，像怪物擺着陣勢。偶或有兩三點螢火飄起又落下，這不是鬼在跳舞，快活得眨眼麼。  
狗吠聲同汽車的嗚嗚聲遠得幾乎渺茫，似在天末的那邊。却有微細的嘶嘶聲在空中流蕩，那  
些些纔得到生命的小蟲子。早上還下雨，溼泥地不容易走，又看不見，好幾回險些兒跌倒。  
那弟兄嘴唇黏着支紙煙，一壁吸煙一壁幽幽地說，「他們兩個都不行，沒有一點氣概，帶出  
來就索索地抖，像兩隻雞。面色灰了，你看我，我看你，眼淚水直淌，想說話又說不上。你  
知道，這樣的傢伙我們就怕。我們不怕打仗，擡起鎗來一陣地扳機關，我想你也該會，就只  
怕擡不動鎗。敵人在前面呀，開中的，開不中的，你都不知道他們面長面短。若說人是捆好  
在前面，一根頭髮一根眉毛都看得清楚要動手，那就怕。沒有別的，到底明明白白是一個人  
呀。更其是那些沒有一點氣概的，眼淚水濺到你手上，抖得你牙齒發軟，那簡直幹不了。那

一天；我們那個弟兄，上頭的命令呀，縮了好幾回，纔皺着眉頭，砰地一響闖出去。那曉這就差了準兒，中在男的臂膀上。他痛得一陣掙扎。女的呼娘喚兒直叫起來，像瘋發了狂。老實說，我心裏難受了，回轉頭，不想再看。又是三響，才算結果了，兩個染了滿身紅。」那弟兄這樣敘述，聽他的似乎氣都透不來了；兩腿僵僵的提起了不敢放下，彷彿放下就會踏着個骷髏。然而總得要走，只好緊緊跟隨那弟兄的步子，前胸差不多帖着他的背心。

老婦人見阿弟瞪着細眼凝想，同時又搔頭皮，知道有下文，愕然問，「他談些什麼？他看見他們那個的麼？」

他們怎樣「那個」的，這問題，她也想了好幾天好幾夜了，但終於苦悶。鎗，看見過的，兵，警察背在背上，是烏亮亮的一根管子。難道結果女兒女婿的就是這東西麼？她不信。女兒女婿的形像，真個畫都畫得出。那一處地方該吃鎗的呢？她不能想像。血，怎樣從他們身體裏流出來？氣，怎樣消散消散而終於斷絕？這些都模糊之極，像個朦朧的夢。因此，她有時感覺女兒女婿實在並沒有「那個」，會有一天，搭，搭，搭，叩門聲是他們特別的調子，開進來，是肩並肩活活的可愛的兩個。但只是這麼感覺而已，而且也有點模糊，像

個朦朧的夢。

「他沒有看見。」阿弟連忙閃避。「他說那男的很慷慨，幾件衣服都送了人，他得一條外國褲子，身上穿的就是。」

「那是淡灰色的，去年八月裏做。」老婦人眯着眼凝視着燈火說。

「這沒看清，因為天黑；野裏沒有燈。溼泥地真難走，好幾回險些兒滑跌；幸虧是皮底鞋，不然一定溼透。走到一處，他說到了。我仔細地看，十來棵大黑樹立在那邊，樹下一條一條死白的東西就是棺木。」他低下頭來了，微禿的額頂在燈光裏發亮。受了那弟兄「十七號，十八號，你去認一認罷」的指示而向那些棺木走去時的心情，他不敢說也不能說。種種可怕的屍體，皺着眉咬着牙的，裂了肩洞了胸的，鼻子開花的，肩膀成段的，彷彿即將踢開棺木板一齊撞到他身上來。心情是超過了恐懼而幾乎麻木了。還是那弟兄劃着幾根火柴提醒他「這就是，你看，十七，十八，」他纔迷惘地向小火光所指的白板面看。初起似乎是個蠕蠕而動的蛇樣的東西，定睛再看，這纔不動，是墨筆寫的十七，這一邊，十八，兩個外國號碼。「甥女兒，我看你來了，」他默默祝禱，望她不要跟了來，連忙逃回小



路。——這些不說罷，他想定了，接續說，「他說棺木都寫着號碼，他記得清楚，十七十八兩號是他們倆。我們逐一認去，認到了，一橫一豎放着，上面外國號碼十七十八我識得。」

「十七，十八！」老婦人忘其所以地喊出來，臉色淒慘，眼眶裏明瑩着僅有的淚。她重行經驗那天晚上那個人幽幽悄悄來通報惡消息時的況味；驚嚇，悲傷，暈眩，寒冷，種種攪和一起，使她感覺心頭異樣空虛，身體也似飄飄浮浮的，不倚着一點什麼。她知道搭，搭，搭，叩門聲是他們特別的調子，開進來，是肩並肩活活的可愛的兩個，這種事情絕不會有的了。已被收起，號碼十七，十八，這是鐵一樣的真憑實據！一陣忿恨的烈燄在她空虛的心裏直冒起來，淚膜底下的眼珠閃着猛獸似的光芒，「那輩該死的東西！」

阿弟看阿姊這樣，沒精打采回轉頭，歎着說，「我看棺木還好的，板不算薄。」——分明是句善意的謊話。不知怎麼，同時忽然起了不可遏的疑念，那弟兄不要記錯了號碼罷。再想總不至於，但這疑念仍毒蛇般鑽他的心。

「我告訴你，」老婦人咬着牙說，身體索索地震動。睡着的孩子手臂張動，似乎要醒

來，結果翻了個身。老婦人一壁理平孩子的花洋布衫，繼續說，「我不想什麼了，明天死好，立刻死也好。這樣的年紀，這樣的命！」以下轉爲鬱抑的低訴。「你姊夫去世那年，你甥女兒還只五歲。把她養大來，像像樣樣成個人，在孤苦的我，不是容易的事啊。她嫁了，女婿是個清秀的人，我歡喜。她生兒子了，是個聰明活潑的孩子，（她右手下意識地撫摩孩子的頭頂）我歡喜。他們倆高高興興當教員，和和愛愛互相對待，我更歡喜，因爲這樣像人樣兒。唉！像人樣兒却成十七，十八！真是突地天坍下來，駭得我魂都散了。爲了什麼呢？是我的女兒，我的女婿呀，總得讓我知道。却說不必問了。就是你也說不必問，問沒有好處。——怕什麼呢！我是姓張的的文母，映川的娘，我要到街上去喊，看有誰把我怎樣！」  
忿恨的火差不多燃燒着她全體，語聲毫無顧忌地哀厲而響亮。她拍着孩子的背又說，「說什麼姓孫，我們大男姓張，姓張啊！我只恨沒有本領處置那輩該死的東西，給年青的女兒女婿報讎！」

阿弟聽呆了，懷着莫可名的恐懼，側耳聽了聽外面有無聲息，勉強強地說，「這何必，就說姓孫又有什麼要緊。——喔，我想着了，」他伸手掏衣袋。他記起剛纔在黑暗的途

中，那弟兄給他一團摺皺的硬紙，說是那男的託他想法送與親人的，忘了，一直留在外國褲子袋裏。他的手軟軟的，不敢便接，如遇怪秘的魔物；又不好不接，便用手心承受了，鬆鬆地捏着，偷竊似地趕忙往衣袋裏一塞。於是，本來惴惴的心又加增老大的不自在。

「他們留着字條呢！」他說着，衣袋裏有銅元觸擊的聲音。

「啊！字條！」老婦人身體一挺，周身的神經都拉得十分緊張。一種熱望（切念的人在叩門，急忙迎出去時懷着的那種熱望）一忽兒完全佔領了她。女兒女婿的聲音笑貌，雖只十天還不到，似已隔絕了不知幾年。現在這字條，將訴說他們的一切，解答她的種種疑問，使她與他們心心相通，那自然成了她目前整個的世界。

字條拿出來了，是撕破了的一個聯珠牌捲煙匣子，印有好幾個指印，又有一處焦痕，反而寫着八分潦草的一行鉛筆字。

阿弟凝着細眼湊近煤油燈念這字條。「『兒等今死，無所恨，請勿念。』噓！這個話纔叫怪。沒了性命，倒說沒有什麼恨。『懇求善視大男，大男即兒等也。』他們的意思，沒有別的，求你好好看養着大男；說大男就是他們，大男好，就如他們沒有死。只這『無所恨』

真是怪，真是怪！」他想起那弟兄告訴他的話，同時想起傳聞的「再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那種英雄氣概。既無所恨，爲什麼要索索地抖，淚水直淌呢？若不是他的甥女甥婿，簡直要看不起了。

「拿來我看，」老婦人伸手攫取那字條，定睛直望，像嗜書者想把書盡吞下去那樣地專凝。但她並不識字。

室內十分靜寂；小孩的鼾聲微細到幾乎無聞。

雖然不識字，她看明白這字條了。豈但看明白，並且參透了裏邊的意義，懂得了向來不懂的女兒女婿的心思。就彷彿有一股新的生活力周布全身，心中也覺充實了好些。睜眼四看，熟習的一些器物同平時一樣，靜處在燈光裏。側耳聽外面，沒有別的，有遠處送來的唱戲聲，和着圓熟的胡琴。

「大男，我的心肝，樓上去睡罷。」她立起來走向樓梯，嘴唇帖着孩子的頭頂，字條按在孩子的胸口，憔悴的眼睛放着母性的熱光，脚步比先前輕快。她已決定勇敢地再擔負一回母親的責任了。

「哇~~~~」孩子給顛醒了，並不張眼，皺着小眉心直叫，「媽媽呀~~~~」

（選自未厭集）

## 義兒

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印地圖的考貝紙，寫大楷的人都紙。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一葉殘餘的文格，不論是鋼筆，蠟筆，毛筆，鉛筆，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一到他的手裏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左手五指張開按住舖着的紙，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他的頭總是側着：一會兒偏左，一會兒又偏右；舌尖露出於上下層之間。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俯視形的菊花從正面看的農屋。他畫成一樣東西，常常要端相好幾回，還加上幾筆或竟加上一部分。有時加得高興了，鯉魚鱗片都給畫上短毛；菊花的葉瓣儘管加多，致全花湊不成個圓形；從煙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佔紙面比屋子還大。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就在上面打一個大×，或着撕破了，疊起來再撕，屢次這樣，以至於粉碎。他留着的畫稿，都摺得很小很

小，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裹，

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歡喜奔跑，歡喜無意識地叫喊，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但是他不喜歡學校裏的功課。他在課堂裏難得靜心，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態度很好玩，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若是被考問時，他總能夠回答，可是止有片段的，不能有完整的答案。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就是那位圖畫先生，也說他不要好，止知亂塗，畫的簡直不成東西。這是的確的，他逢到畫圖的功課，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繳給先生就是了，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希望他好。

他的父親早死了。母親養護着他，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河一般地快，更讀過一點英文，將來若成家立業。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義兒今年十二歲了，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却時時聽得些愚笨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伊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不然，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必待逼迫着呢！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他止歡喜捉蟲子，釣魚兒，塗些怕人的東西在

紙上，這不是搗亂麼？——而且有什麼用處呢？伊想到這等情形時，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伊舊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伊老是向義兒。這麼說義兒聽了，也不辨這句話是何等地傷心。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所以他一切照着平常做去。

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煙匣內的畫片，有兩次跑到河邊，蹲在露出河面的小石上釣魚，再有幾次，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直到天黑才回家，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伊知道對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就是打伊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支量衣尺，顫顫地在他身上亂抽，因為怨恨極了，用了好多的力氣。可是他一聲都不響，沈靜的臉龐，時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不屈的意思。伊呼吸很急促，斷斷續續地問，「可知道你的錯處麼？下次還敢這樣麼？」他止當沒有這回事，並且偏轉他的頭。伊沒有法子了，餘怒裏偏會萌生一絲智慧來，就說，「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饒恕你這一次。」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或者輕輕一點，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伊的手就此停了，伊的怨恨就比嚙下去了。

事情就這樣完結了。可是伊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伊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好的孩子，相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怨自己的命運不好，更傷悼丈夫的早死。

母親終究是母親，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義兒上學校的時候，伊總要問他穿的衣物夠不夠，肚子吃飽了沒有；有時買了一點吃的東西，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伊總把最好的留給他吃。他是難得好的呢，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伊却全然想不到。

義兒還有兩位叔叔，也是常常斥責他的，不知爲什麼，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一看見就週身不自由起來，好像給束縛住的樣子。對於他的劣蹟，三叔發見的最少，因爲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就去告訴三叔，借他來達到訓誡的目的——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是如此。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義兒的臉龐就紅了，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頭也不敢偏轉了；三叔教他以後不要再這個樣子，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知道了。」勝利每爲三叔所操。他因而發明了處置義兒的祕訣。

他向義兒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



我就是這樣做，所以他還聽我的話。」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可是伊熬耐不住，不能不問暖，問飽，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吃。

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上面有蔥綠的叢樹，突兀的山石，藍碧的雲天，紆曲曳白的迴泉，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他快活非常，如得了寶貝，心想臨他一張。不干不淨的顏色盒，是他每天攜帶的，他取了出來，立刻開始工作。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硯臺，顏色盒，明信片，畫圖紙，兩條手臂等等東西。然而一個課堂裏要佈置，五六十張桌子，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怎能顧得各人過分的安適？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偏僻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明信片倚於瓶口，就髮髻帖架托着畫帖。左手拿着顏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他畫得非常專心，竟忘了周圍和自己的一切，沒有思慮，沒有情緒，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就是作畫。同學的喧聲和沈重而急速的脚步，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迷濛而杳渺。功課又開始了。同學都上了他們的

座位了，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他周圍的空氣全變，而他如無所覺，還是臨他的畫。

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勢，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未免有點兒惱怒，「你在那裏作畫，連課本都不拿出來，分明是不願意上我的功課！」他這麼想，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湧出，「沈義，你做什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你的課本那裏去了？你不愛上我的功課，儘管出去，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在我的課室裏却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擾亂的學生！」同學們聽了，有的望義兒看他怎樣下場；有的故意看書，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的相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課室內暫時靜默。

所以義兒給喚醒了，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他感覺得不快，像睡眠未足的樣子。他知道不能再畫，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順便檢出讀本來，慢慢地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他並不看先生一眼，臉容緊張，有懊喪的神態。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早已說過了，若是不願意就不必勉強上我的課，你惱怒什麼，難道我錯怪了你，上課不拿出課本來，是不是懶惰？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是不是搗亂？我錯怪了你麼？」

「是的，沒有錯怪」義兒隨口地說，却含有冷峻的意味。「現在課本已經拿出來。請教

下去罷，時間去得快呢。」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麼英雄的氣概，聽着就大表同情，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室內不僅是笑聲，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咭咭格格的声音，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桌的聲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堪，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他就很決斷地說，「你竟敢同我鬥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課！」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說這句話是危險的，假若義兒不聽話，不立刻退出課室，豈不是更損了威嚴麼？果然，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止將身體坐後一點，以為這樣就非常穩固了——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湧起了，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都很好看而快要表演的戲文。他們望望先生，又望望義兒，身軀頻頻轉側，還輕輕地有所議論，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

英文先生臉已紅了，他斜睨義兒，見他不動，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諷譏的顏色。這是何等的侮辱呀！他的血管漲得粗了，頭腦岑岑地響了；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

一把抓住了義兒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來，義兒有桌子做保障，他兩手很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動；他的臉色微青，堅毅的神采彷彿勇士拒敵的樣子。英文先生用力狠猛，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桌子便移動了位置，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義兒終于支持不住，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桌子受壓不平均，忽然向左傾側。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以為桌子倒時一定發巨大的聲音，這似乎不像樣子。他就放了手。義兒的身軀重復移正，桌子便穩定了，課室內的戰爭於是暫時休止。

同學們觀戰，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的力，同情於義兒的拒敵；有的止覺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長一刻，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或是談有趣味的話，總之，在課室之內，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英文先生的手放了，忽然覺得這種動作太沒意思，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己的顏面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他不能正眼地看周圍諸人。他止喃喃地說，「你不去也好，我總不承認你在這裏。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同你講。現在且上功課，你不愛上同學們要上呢。」也很不自然地走回他的講

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我的課。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却異常躊躇，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學校裏那有不肯教學生之理，並且上英文課的時候叫他做什麼呢？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又生出另外的枝節來。級任先生如受了重大的刺激，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許多同學呢，他們將義兒的事作為新聞，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學，像講述踢球場的勝利那麼有味，——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象了。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課已退了，英文先生將怎樣辦理這一件事呢？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完成他的畫幅，可是心裏總覺不安定，有點兒驚怯，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模糊而不能預料。一般小石的投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現在的情，就是這樣了。

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一方面想解決這件事。他說：「由我

訓誡他，已經不知幾回了！當着面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自稱情願悔改，可是一背面第二個過失來了。他母親打他罵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更沒有什麼用處，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我們總得換一個方法才行。」

「是呀，須得換一個方法，」級任先生連連點頭說。「他在課室內這樣搗亂，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總要使他知所畏懼，以後不敢再這樣才得大家安靜呢？」

「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陪罪；爲他的話的威信起見，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到那一天，說『你確能改過，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後叫他上課。」

「你這辦法，解除了我的爲難了！」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乎輕了好多。「就這麼辦罷，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

三叔輕輕擊桌一下，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然後說，「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要他知所畏懼。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間接觸而來的。若是叫他住在學校裏，和外間一切隔離，過嚴苦的生活，他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

滋味而覺得怕了，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爲做出來吧？」

「這確是一個辦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但是，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重重地訓斥他一頓，使他沒有搬進學校就覺得凜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都照着三叔的計畫進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學。他常常想晚上的學校裏不知怎麼情形，課室裏點了燈，許多同學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麼？可是他並不會向母親要求過，要在校內寄宿，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到校裏，實在是夢想不到的。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但是他覺得新鮮。晚飯的鈴聲，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住校的同學的隨意談笑，夜色的操場上的賽跑，都是他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他聽着，看着，談着，玩着，恍恍惚忽如在夢裏，久長而又變換。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女之圖，到末了畫那條衣帶，墨色沸了開來，就把全幅撕了；但是他很覺舒適。母親的嘮叨現在是非常之遠，好似在伊懷抱裏的時候的事，畫完一幅畫，居然沒有聽見，「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了」的責罵。更可希望的，一個同學約他明天

一早就捉棲宿未醒的麻雀。他在宋上想：到那裏去竹竿，怎麼塗上了膏，預備着怎麼一個籠子，怎麼伸手……，漸漸地模糊，不能想了。

兩三天內級任先生暗裏觀察，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可是事實竟然相反，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而且更高興一點。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三叔就問他，「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暫時沒有，」級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態，語音帶冷然的調子。「他住在校內覺得怕麼？」「怕」級任先生斜睨着三叔，「那有這回事！他還是往日模樣，并且更爲高興。」「他竟不怕麼？」三叔悵然愕視。

(火災)

## 丁 祭

「明年是丁丑，菊翁輪到你老先生重游泮宮了。」

菊翁聽到這個話，右手二個指頭抖抖地撚起下巴底下一撮花白鬚鬚，眼光垂下來看了看，同時兩條鼻涕在鼻管口露出一露臉就縮了進去，他似笑非笑地說：「不錯，明年是丁丑了，只是我身體不好，知道活不活得到明年！」



坐在這明倫堂上的人都有鬚鬚，白的，黑的，或是花白的，看見菊翁撚鬚，大家好像感受了催眠術，各自把右手伸到嘴邊：有的效學菊翁的手法，有的專捻上唇的兩邊，保持「大學眼藥」的派頭，有的只因鬚鬚短到無可撚，就用兩個指頭摘那鬚鬚根。

「那裏，那裏，」大家給菊翁安慰。

一個乾而瘦的黑鬚鬚按着說：「明年菊翁重游泮宮，我們要敬他一杯酒。我看，就在這明倫堂擺酒最好。」

於是大家看明倫堂，把眼睛的溜溜旋轉來。白堊的屏門轉了色，像給煤煙熏過了似的。懸空的幾根柱子寂寞地站在那裏，黑漆剝落了大部分。挨着橫樑挂着「狀元」「進士」「舉人」等等的匾額，有好幾塊歪斜了，說不定就要掉下來。牆上新近刷過一層粉，但粉底下仍舊露出潦潦草草用墨筆寫的「打倒」「革命」那些字的痕跡。前面沒有窗子，風捲着棉絮似的雪花直吹到老人們坐着的地方。庭中的柏樹上，雪漸漸地積起來。一隻烏鴉冒冒失失地飛來，歇在一棵柏樹上叫了幾聲，又一溜煙飛去了。隨即來了六七隻麻雀，縮緊了項頸啾啾地叫。

大家看得好像很滿意，一窩蜂地說：「硯翁的話不錯，當然明倫堂最好，當然明倫堂最好。」

乾而瘦的黑鬚鬚起勁起來，尖着喉嚨說：「這裏新修理呢。若不是東洋領事提出意見，恐怕到今朝還是破敗不堪，那幾家窮人家的鍋灶同鋪蓋還是擺在我們旁邊呢。」

「那東洋領事怎麼說？」一個圓臉發紅的白鬚鬚問，發音含含糊糊地。

「有一天，東洋領事到這裏玩兒，說這裏是聖人的地方，太破敗了，應該修理修理，窮人家應該趕出去，怎麼好讓他們在這裏住下。這個話不錯呀，我們這方面就一一照辦了。」

「在這件事情上，硯翁也費了不少的心呢。」

硯翁沒聽清楚這個話是誰說的，也就並不對着誰，只是說：「那裏，那裏。」

圓臉發紅的白鬚鬚想了一想，又含含糊糊地說：「東洋人倒也知道敬重孔夫子。」

「他們講王道，當然敬重孔夫子。聽說他們國度裏像我們中國一樣，各處都有聖廟呢。」

「各位看過今天的地方日報嗎？」一個生着幾根黃黃的鼠鬚的向大家看了一周，不等回

答，就接下去說：「報上載着，北京的宋哲元宋委員長，今天也要親自去祭聖廟呢。他是個武官，能夠敬重孔夫子，難得之至。」

「也並不難得，現在的武官頗有敬重孔夫子的，像……」

另一個搶出來說：「那末我們也算不得背時了，哈哈。當初革命軍來了，以為全是洪水猛獸一般的傢伙，原來倒不少我輩中人。」

「革命，革命，最要緊的革心。革心是什麼？就是孔門的正心誠意的工夫。現在的人這心太壞了，壞得缺了一隻角，壞得歪到了胛肢窩去。要是不講革心，真是不堪設想，不堪設想。」

戴着緞帽子，皮帽子，烏絨帽子的許多頭顱顛動起來，一窩蜂地說：「不錯，不錯。」

「所以，」菊翁得意地說，「我在教兩個小孫讀大學。既然進了學堂，教科書不能不讀，但是教科書什麼東西！貓開口了，羊說話了，好好的的人不做，倒去効學畜生！我的小輩總巴望他們像一個人，所以要他們讀大學，讓他們懂得一點正心誠意的工夫。」

又是一陣「不錯」之後，鼠鬚故意咳一聲嗽，說：「說起人心壞，現在的人心的確壞。」

各位可知道，昨天西鄉種田人鬧事爲的什麼？唉，豈有此理！有一批種田人弄到了幾個錢，預備先還幾成租，另一批人可沒有錢，就聚衆強制他們，教他們不要還，這才鬧起來的。而且這班鬧事的並不是無賴的小夥子，都是做婆婆做奶奶的老太婆。她們非但不還租，還向鄉長要飯吃。人心壞到……」他彷彿不能說下去了。

硯翁兩顆眼珠突了出來，在瘦臉上顯得特別大，他憤激地說：「這簡直適用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就是了！現在中央不是頒佈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嗎？一句老話：『賦從租出，租田佃完。』種田人抗拒還租，國家的賦稅那裏來？我們吃用那裏來？豈不是擾亂治安。」

鼠鬚端起茶碗來喝了一口，茶冰冷了，激痛了蛀牙齒，他就把茶吐還茶碗裏。但是嘴裏經這麼一潤，他的氣憤似乎鬆了一點，他又報告說：「昨天下午四點鐘，有一隊弟兄們下鄉去了。但願把這班老太婆像湖蟹一樣一串串地牽回來。」

「這幾天，北京的學生子正像湖蟹一樣一串串地牽連在那裏呢。你想，一逮逮了一百多。」  
「他們實在罪有應得。無端起來胡鬧，東喊一陣，西跑一陣，弄得人心惶惶，不是擾亂治安是什麼？他們開口救國，閉口救國，噉，國家是你們學生子的嗎？我前幾天看報，看見

中央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我就知道，他們倒楣的日子快要到了。」

「詠翁，聽說令坦在北京不肯回來，有這個話嗎？」

詠翁梳理着他的灰白色的絡腮鬚，點點頭說：「有的。親翁寫了好幾封信去，救他不要讀什麼書了，回家來還有口飯吃。可是他回信總說不願意回來。還說到鄉下去宣傳，吃了許多的苦，可是很樂意，很有長進。又據小女說，他還寫了什麼文章登在報上呢。這樣的一個人，說不定逮住的一百多個裏頭就有他。我替小女打算，恐怕還是同律師商量商量，提出離婚的好。」

「離婚？」菊翁對詠翁的絡腮鬚看了一眼，臉上現出一副豔豔的神色，但一會兒也就變得若無其事，話也不說下去了。

「呵，洛翁來了。」

大家向庭中看，一個青布長衫的用人扶着面孔皺得像乾棗子可是不生鬚鬚的洛翁在走過來。黑布陽傘上幾呼鋪滿了雪。

「洛翁來了，我們可以祭了。」

大家站起來，嘴裏施施地作響。

「洛翁，」一陣招呼之後，大家擠在一起；連同洛翁和青布長衫的用人，緩緩地沿着迴廊，向大成殿而去。

「翁，走好。」

「坐了一會，脚都凍僵了。」

「這樣大雪，怎麼好祭呢？」

「就是下鐵片，也得要祭呵。」

「翁，當心脚下，水。」

「翁，把皮袍子拉一把吧。」

「……………」

大成殿裏蝙蝠糞的臭氣使諸翁都用手掩着鼻子，但一會兒手又放了下來，很恭敬地垂着。大家在「正位」以及「四配」「十哲」的供椅上檢閱。

「怎麼三牲都這樣小？」

「小豬在廣東算是名品，小牛又是最滋補的東西，現在孔夫子也講時髦，講衛生了，哈哈。」

「實在經費不夠，」硯翁轉一個身，當衆說明。「只好買得小一點。現在什麼東西都貴。」

「豆腐也漲價了，本來兩個銅板一塊，現在漲到三個。」

「都是那輔幣害人。一分以下只有半分，半分是十五文。豆腐要漲價，呆子也會想，漲到了一分吧。其實一分的輔幣還沒有一個銅板那麼大。」

「別的不用說，今天我們分『胙肉』要吃虧了，」鼠鬚望着插在燭台上的蠟燭，上了心事似地。

「你老先生沒有關係，因為你是念佛吃素的了。」

「我的兒子媳婦並沒有念佛吃素呀。」鼠鬚說了之後，忽然發見了補償的辦法，他自言自語說：「等會兒我要拿這支頂大的蠟燭頭。」

「蠟燭頭嗎？我也準備拿一支。」

「我們從小到老，一直要拿祭過聖人的蠟燭頭。到底有沒有靈驗，可不知道。」

「怎麼沒有靈驗呢？簡直靈驗極了。那一年我的內姨的弟媳婦做產，三天三夜生不出，新法收生婆也束手。他們知道我舍間有祭過聖人的蠟燭頭，討去點了起來，不一個時辰，就生出來了，而且是個男，你說靈驗不靈驗？」

「當然靈驗，當然靈驗，」大家一窩蜂地給他批准。

這時候所有蠟燭由硯翁的用人點了起來，黃黃的小火燄這裏那裏跳動着。諸翁硬硬頭皮走出大成殿，各就其位，讓棉花團似的雪停歇在他們的帽子上，圍巾上，大衣上，馬褂上。洛翁就了正位，雪打着他的面孔，面孔上的皺紋似乎更多了。青布長衫的用人暫時退到東廡的簷下，他倒得以乘此避雪。

諸翁於是表演年年做慣的一套：上香，讀祝文，三獻爵，進退拜跪，好像道士打蘸。老臉上經受了風雪，大都顯得通紅。

有十幾個小學生在西廡上觀看，嘻嘻哈哈地說：「一個老頭子跪了下去幾乎站不起來了，一個老頭子的棉鞋浸在水裏都沒有知道……」



從庭中望到開直窗子的大成殿，裏面是空洞洞的一片黑。

大約延續了一個鐘頭不到一點，焚帛，送神，祭事才算完畢。諸老一壁拍去身上的雪，一壁喘吁吁地趕緊往殿裏跑。大家看見蠟燭頭就拔下來，「哧，」吹熄了，珍重地執在手裏。

鼠鬚果然拿到了孔子面前頂大的一支，可是拔得沒有留心，蠟燭油淌下來，把他的手心燙得辣辣地痛。

（選自永生）

## 一個練習生

初中讀了兩年，沒法讀下去了，就停了學。好容易找到個職業，以為每天幾碗飯到晚一張舖總不成問題的了。誰知道爲了偶然的機緣，就被斥退了出來。

媽媽的眉心一向打着結。爸爸的歎氣聲音比貓頭鷹叫還要幽沉可怕。我雖然拿着張伯伯的信，他替我說明這並不是我的錯處；可是想想那眉心，想想那歎氣聲音，就夠氣餒的了，何況打得更緊，歎得更幽沈。我怎麼敢回去見他們呢！

今年春天，爸爸被那人家辭退了。農民連飯都沒得吃，只好吃一點野菜煮番薯，那裏繳得出什麼租？那人家收不到租，吃用開銷只靠典當和賒欠，那裏請得起什麼管賬先生？失業的管賬先生的兒子比黃包車夫的兒子都不如，錢的來路一斷絕就像西風裏的蒼蠅一樣凍僵了，那裏讀得成什麼初級中學？

爸爸歎着氣說：「這一學期的學費是交付了，你還是讀你的書去。下一學期可不用提了，我們的飯都不知道在那裏，還讀什麼書！」

媽媽不聲不響，低着頭，皺着眉心，糊她的自來火盒，像一個孤苦的影子。她的兩隻手機械一般運動着：拿起一張薄木片，依牠的摺痕摺起來，把那黃地墨印的小紙張箍上去，就成一個長方小盒兒，隨即丟在身旁的篋籃裏。這種工作的代價是三十九個銅子一千。她每天至多糊兩千，可以收進七十八個銅子。

下一學期不得讀書了，我覺得非常難過。可是仔細想想。又說不清爲什麼要難過。讀書算是快樂的事情嗎？我實在沒有感到什麼快樂。硬要記住一些枯燥無味的東西，硬要寫下一些賬目一樣的筆記；每月一小考，一學期一大考，好比永遠還不清的債務。那裏來的快樂？

不得讀書算是痛苦的事情嗎？這種痛苦實在也平常得很。第一學期過後，就有二個同學因為力量不夠停了學。第三學期第四學期開學期的時候都少了人，原因也相同。起初全班五十個人，到現在只賸三十五個了。即使是痛苦，至多和那些先走的同學所感到的一樣，他們能忍受，我為什麼不能忍受呢？

雖然這麼說，自從聽了爸爸的警告，我卻在功課上真個用起心來。好比吃甘蔗，開頭只是亂嚼一頓，直到吃賸一節兩節了，才慢慢地咬，慢慢地咀嚼，捨不得糟蹋一滴的蔗汁。用心的結果，枯燥無味的東西變得新鮮甜美了；歷史有咬嚼，地理有咬嚼，甚至最教人頭痛的算學也有咬嚼。除了應分交給先生批閱的筆記以外，我還寫了一些學習筆記，把自己想到的一切記在裏頭。

可惜甘蔗吃到末一節了，任你慢慢地咬，慢慢地咀嚼，一眨眼就到了吃完的時節。這就是說，第四學期讀完了，我再不能在學校裏多嘗一滴的蔗汁。我不作一聲，對每一個先生和同學戀戀不捨地看了一眼，對教室裏我的座頭以及運動場上的運動器械癡癡迷迷地撫摩了一陣，就此溜出了學校。

爸爸歎着氣說：「這樣總不對啊！你得出去，出去做一點事情。薪水且不必說，最要緊的是把人家的飯填飽你的肚皮。家裏的飯是……」他停住了，眼睛斜過去，看着媽媽機械一般運動的兩隻手。兩隻手背上綴滿了汗珠。

我願意出去，我願意出去做一點事情。可是到那裏去呢，做什麼事情呢，我卻完全茫然。

豈但我，就是爸爸也完全茫然。他遇見親戚或是朋友少不得向他們請託，總是這麼幾句話：「費您的心，替我的孩子想想法子！商店裏的學徒也好，工廠裏的學徒也好，無論什麼都好，只要讓他填飽肚皮。」無論什麼都好，其實就是漫無目標；他的眼前也只見白茫茫的一天大霧。

有幾個人的回答很動聽：「我認識一家綢緞舖子，可以去問一聲。」「德大當舖的當手是我的朋友，不知道他那裏收不收學徒。」「現在這時代，勞力做工是堂而皇之的了，我替你向利華鐵工廠打聽打聽吧。」這幾句話好像直向將要沈沒的海船划過來的小舢板，載着一個巨大無比的希望——出死入生的希望。

但是過不了幾天，小舢板打翻了，巨大無比的希望沈到了海底。綢緞舖子正在裁員減薪，收錄學徒，簡直談不到。德大當舖的主人久已想收場，收不了，在那裏勉強支持殘局，再不願多添吃口。利華鐵工廠製造了大批的摩登傢具，陳列在發行所裏沒有人過問，熟練的工人大半歇了手，再招學徒做什麼？

雖然看見小舢板打翻，還是伸長項頸四望，搜尋載着希望的東西，那怕一根水草也是好的。爸爸和我每天借報紙來看，所有登載廣告的地方不肯漏看一個字。徵求推銷員的，招請助理教員的，延聘家庭教師的，物色編譯人材的，都使我們眼巴巴地看了再看。可是樣樣不合格；幾大張的廣告對於我們宛如白紙。

一天，一條廣告好像射着光芒似的，直刺我的眼睛。「招收練習生，」「初中畢業或同等程度，」這就是兩道強烈的光芒。我閉一閉眼睛，讓一陣眩耀過後，才細看全文。原來是上海一家書局登的，招收練習生八名。

「同等程度，同等程度，……」我念了不知多少遍，想去試牠一試。

爸爸可只看了一遍，他說：「既有同等程度的話，當然去試牠一試。機會是不來伺候我

們的，只有我們去伺候機會呀。」

於是依着廣告上的話，瞻了最近的一篇作文，寫了漢文的英文的兩張習字，又寫了一封信，敘述自己的學歷和家况，連同一張半身像片寄給那家書局。

回信來了。「不合格者恕不作復，」得了回信算是合了格，可以去碰第二重機會——到上海去受試驗。這當然是好消息，連媽媽的眉心也似乎抹掉了幾條皺紋。可是我們不比無愁的遊客，什麼時候想到動身就可以跨上火車；我們是說了許多的懇情話，向東家借一點，向西家借一點，實足延長到兩天工夫，才得擠上蜒蚰那樣爬行的四等車。如果再延長一天的話，試驗的時期就錯過了，也不用動身了。

在四等車裏被擠得臭汗直淌，在浙江路的小客棧裏被叮得滿身是紅塊，我們都覺得不在乎。爸爸只是不放心地說：「你自問有把握嗎，你？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不要把牠放過了！」我怎麼說呢？我沒法試驗我自己，那裏知道有沒有把握？我只能回答爸爸說：「我盡我的力量做去就是了。」當夜我沒有睡得熟。爸爸也儘是翻身，還時時幽沈地歎一聲氣。

第二天跑去受試驗，看見同我坐在一起的有四十幾個，其中七八個年紀比我大得多，嘴

唇周圍已經生了黑黑的髭鬚。招收的名額才八個，這裏卻來了四十幾個，不是說一個人得意，必得有五個人失望嗎？又有那生了黑黑的髭鬚的七八個，他們的學識和經驗該比我這個初中二年生高超一倍吧。我這樣想，不由得膽怯起來，好像逢到揀樹花開的時節，周身軟軟地沒有一絲力氣。

直到把心思鑽進試題裏去，這種膽怯的情緒才漸漸忘懷。這並不比學期考試困難，除開「英」「國」「算」，所有科目合併爲「常識測驗」，只有二十個試題，認爲對的，畫個圈兒，認爲不對，打個叉叉。我是前十名交卷，接着就是「口試」。一位滿腮幫生着黑鬚鬚的先生坐在一間屋子裏，好像一個相面先生，眼珠子骨溜溜的，相我的前額，相我的眼睛，相我的鼻子，……總之，我的全身都給他的眼光遊歷遍了。我窘得很，只好低下頭來看自己的鞋子。大約經過了四五分鐘，他開始用毫無感情的聲調問我的學歷和家况。我依照先前所寫的那封信回答了。他就檢出我那封信來核對，豎起我的半身像片和實體比照，最後才慢吞吞地翻看我的卷子。看完之後，他依然毫無感情地說：「好了，你到隔壁房間裏檢查身體去。」

我有點不相信我的耳朵，可是他明明教我檢查身體去，這不是有了被錄取的資格嗎？是我的卷子做得實在好，還是我的相合了他的意，可不知道。不知道有什麼關係，我有了被錄取的資格是真的！那位醫生在聽取心音的時候，一定覺察我的心臟跳得特別利害。

我把醫生所填寫的表格交給那位黑鬚鬚先生，他看了看，遞給我一張印刷品，這才透露一絲兒的笑意說：「你考上了。進局的手續都寫在這上邊！」一絲兒的笑意立刻消失，他示意教我出去，又喚進候在門外的另一個。

啊，這張「進局須知」不看猶可，一看之後，我這興奮的心臟簡直停止了跳動！「保證金六十元。」「在上海覓殷實舖保。」「錄取後一星期不到，隨即除名，由備取生遞補。」這是可能的嗎？一個失業的爸爸，一個糊自來火盒的媽媽，怎麼擔負得起這筆巨大的數目！擔負不起，當然是「錄取後一星期不到」，當然是「隨即除名」。這就同做了一場歡喜夢一樣，醒轉來還是看見絕望的鐵臉！

爸爸等候在書局的會客室裏，我有氣沒力地對他說：「我考上了。不過……」我遞過那張「進局須知」。



「你，你考上了！……什麼，六十塊保證金！難道練習生就得經手銀錢，要保證金幹嗎？……還要在上海覓殷實舖保！保什麼呢？難道練習生會當土匪，會做綁票？」爸爸的感情激動極了，網滿紅筋的眼睛瞪視着沒有插花的紅花瓶，彷彿那個花瓶就是書局的主持人，他對她提出了嚴重的質問。

一會兒他又變得異常頹喪，閉上眼睛說：「這是他們的章程，不依章程做，他們就把你除名，有什麼可說呢！我們白跑一趟，偷雞不着蝕把糶，就是了！」

回家的四等車裏，我的心頭嘗着怎樣的滋味，只怕最出色的文學家也描摹不來。爸爸不但歎氣，而且學着媽媽的樣把眉心皺得緊緊。一路上彼此都不說一句話。

回家的第二天早上，爸爸忽然把「節婦絕命詩卷」取出來，對我說：「我們只有這一件祖傳的東西，依理是不該拿出去的。現在爲了你的飯碗，也頭不得了。如果有人看中牠，買了去，你的保證金就有着落。這是末了的機會，總得去碰一碰，碰得着碰不着却要着我們的運道了。」

那節婦是我的十幾代的祖母，生當清朝初年，丈夫死了，她寫下絕命詩八首，吞金自

盡。她這詩卷就成爲我家世世相傳的寶貝：上邊有姓王的姓包的姓張的姓俞的二十多人的題跋，據說都是好書法好詩詞好文章。這卷子輕易不給人家看，看見的人總是嘖嘖連聲地說：「了不起！了不起！」

爸爸點起了香燭，把詩卷供在正中，就跪下來叩頭。一壁叩頭，一壁默默地禱告。想來是懇求祖宗原宥他的一些話吧。我看着他拜伏的身軀以及連連點動的頭顱，不由得一陣心酸，淌下了眼淚。

這天下午，他從茶館裏回來，詩卷依然在他的手裏。他說茶館裏的一些法家看過了，都說題跋倒不壞，不過本身是絕命詩，總覺得不大吉利，誰願意化了錢來買牠。他又說只有一個人以爲不在乎，如果五十塊錢肯脫手的話，那就立刻成交。「我說，一百塊錢吧；這上邊有二十多家的題跋，家家是好手，平均起來，五塊錢一家還不到呢。你知道他怎麼說？他說：「你得知道此刻是什麼年代！此刻是民國二十四年，民窮財盡，大家連肚子都吃不飽，誰還肯化了錢來買字呀畫呀這些東西！五十塊錢不肯脫手嗎？好，我落得省了錢，你也保守住了你的家傳的寶貝！」我聽得生氣，就把原件帶了回來。」

媽媽低聲低氣地說：「再加十塊二十塊不行嗎？你不要生氣，你可以好好地同他商量。錯過了這個人，再尋第二個只怕不容易了。」

「好好地同他商量嗎？」爸爸咽下一口苦藥以地按住了胸膛。「什麼商量，乾脆說懇求得了，懇求他多給一點！東西是一個錢也不值的，所有的錢全是他的施與！好，明天老着臉去懇求，老着臉去懇求！」他的氣憤似乎消散了；他顯得非常之柔弱，彷彿全身都癱瘓了的樣子。從這邊我深深體會到他爲了兒子的命運努力掙扎的苦心。

懇求的結果，那人居然答應加十塊錢。傳了十幾代的「節婦絕命詩卷」一旦換了主人。到手的正好是保證金的數目。媽媽於是停了她那機械的工作，又像歡喜又像憂愁地替我漿洗衣服，整理鋪蓋。她還取出不知道什麼時候藏起來的四塊「袁世凱」交給爸爸，手索索地抖着，說：「我攏總藏着四塊錢，你們拿去作盤費用吧。」

保證金的問題固解決了，「舖保」却還沒有着落，我們一到上海就去找張伯伯，託他想法。張伯伯是爸爸幼年的同學，在一家橡膠鞋廠當推銷員。

張伯伯說：「公司廠家是照例不給人家作保的。我的二房東是一家鞋子店，同我還和

好，託他們蓋個圖章作個保，想來不至於拒絕。」

張伯伯的謀幹果然成功了，那家鞋子店的書柬圖章歪斜地印在保單上面。我們這就趕到書局。保證金，店舖的保單，一樣都不缺少，自然是合格的練習生了！在交付給管事員的當兒，爸爸臉上露出一點傲然的神色，彷彿表示這麼一種意思：「你們的題目儘管難，可是難不倒我，你看，都有在這裏了！」

那管事員把鈔票擱在桌子上，先看保單「喔，是一家鞋子店。請你們坐一會兒，我們要派人去調查一下。」

調查就調查好了。我們並沒有作假，張伯伯向那家鞋子店說得清清楚楚的，問到他們當然承認。

誰料得到那管事員聽了調查報告之後，却搖頭對我們說：「不行。一開間門面。夥友都沒有，只有兩個徒弟。請你們換一家吧。『進店須知』上邊寫得明白，要殷實鋪保，『殷實』兩個字必須注意！」

「我們找不到別一家，便怎樣？」爸爸憤憤地說。

「找不到也得找，總之這一家鞋子店不行！我們的章程如此，不能夠爲了遷就你們破壞章程！」

爸爸抓起桌子上的鈔票，拉住我的胳膊轉身就跑。「他們的章程破壞不得，只有另外去找了。找不到的時候，你同我一起回家去！」

仍舊煩勞張伯伯，懇求他特別幫忙，另外找一家殷實店鋪給蓋個圖章。張伯伯奔走了一天工夫，才滿頭大汗地跑到客棧裏來，說找到一家棺材鋪子了，是一個朋友給介紹的。張伯伯答應出一封保證信，那棺材鋪子才肯蓋書柬圖章。

棺材鋪子居然被認爲具有「殷實」的資格。於是重取一張保單，蓋上他們那牛角質圖章，交給書局管事員。鈔票也點過了，不錯，十二張五元票，一共六十塊錢。我才親自填寫「練習生習業契約」。上邊「一」「二」「三」「四」的條文很多，我的眼光跑了一下馬，却沒有看清楚什麼。張伯伯還有他的任務。他作爲我在上海的管護人，姓名，籍貫，年齡，職業，通信處，都填上了表格；對於書局，他是我爸爸的代表。

手續完全辦妥，我是書局裏的正式練習生了。爸爸要趕兩點鐘的火車回去，他把我的鋪

蓋衣箱送到書局之後，坐也不坐，一壁揩汗一壁喘氣地說：「你總算有個吃飯地方了，好好地在這裏吧！我沒有什麼對你說的，只有一個字，難！……唉，真是難！」

一會兒他的精疲力盡的背影在馬路的轉彎處消失了。我提着沈重的脚步跨上書局的階石，「難！真是難」直咀嚼到那位黑鬍鬚先生給我分配工作的時候。

得到牠是這樣難，失掉牠却很容易，唉，簡直太容易了？

昨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早上，我從雙層床的上層爬下來，和每天一樣，穿衣服，摺棉被。誰知道當天晚上就不容我睡在這張床上！

我隸屬於進貨部，爲了提取一批紙張，一早跑出去。經過南京路大陸商場，忽然聽得一陣邊砲的聲音，不知從那裏來的，爽脆，緊張。同時大陸商場湧出大批的人羣，人聲脚步聲攪起了狂大的海嘯。立刻之間，我的前後左右擠滿了人體；向這邊看看，一個個激昂的臉，向那邊看看，一個個激昂的臉。白色的紙片在空中紛紛飄揚。我捉住一張來看，上面用葡萄字印着「打倒強盜樣的帝國主義」。

我明白了。半個月來，北平上海以及各地的學生都在幹這種工作，現在是上海市民來那

分內的一手。

衝在人羣的波浪裏，我身不由主，只能應合着大衆的步調朝西跑。不知道怎麼，一會兒我就傳染了大衆的情緒。我的呼吸沈重起來。我聽見太陽穴的血管突突作響。如果旁邊的人回頭來看我，一定也看見個激昂的臉。

「打倒強盜樣的帝國主義！」

無數人的聲音合併爲一個浪潮的怒吼。兩旁的建築都像震動了，電車和汽車慌張地叫喊，顯得混亂和可憐。

一疊疊的傳單向無論什麼車輛楞過去。飄散開來，掩沒了亮得發青的電車軌道，掩沒了唯一的用木塊鋪成的馬路。人羣就踏着這些白紙黑字，前進，呼號。

突然間，人羣的波浪衝着了礁石，反激地往後退了。我聽見重實的拍拍的聲音。點起腳來看，是好些個臉紅紅的外國巡捕揮動着木棍，在向人身上亂抽亂打。

五卅事件！我立刻思想到教科書中所講的這個題目，現在我親身經歷當時的一幕了！  
「不要退啊！不要退啊！」浪頭回衝過去，直欲推翻那擋在前面的礁石。

拍！拍！拍！木棍又是一陣放肆。有一些人倒了下去。巨大的皮鞋就在橫倒的人身上狠命亂踢。鮮紅的血淌出來了，染上白色的紙片。又悽慘又憤怒的叫聲像一枝枝的箭，刺得人幾乎發狂。

我描摹不出我當時的憤恨。誰說帝國主義只是口頭的一個名詞，眼前這一幕就是牠活生生的表演！我們不把牠打倒，只好橫倒在地上淌血！

但是人羣終於退進了大陸商場的過道以及山東路。異樣的沈默經過兩三分鐘，忽然霹靂似的聲音響了起來：「先施公司門前集合去啊！」

「我們手挽着手走啊！」似乎是青年女子的聲音，在霹靂過後的嚴肅空氣中，特別顯得清朗。

於是手挽着手的行列重又流動起來。

這當兒我開始想到我的任務。很抱歉地謝絕了一位青布衣服朋友伸過來的一隻手，從九江路繞着圈子到了我所要去的地方。

回到書局裏，向部長交了差，不由得把剛才所看見的告訴幾個同學。這對於我太新鮮



了，太刺激了，藏在肚子裏會發脹，必須吐露一下才覺得痛快。我敘述了激昂的人羣，浪潮樣霹靂樣的呼號；我敘述了木棍和皮鞋怎樣地放肆，鮮紅的血淌在馬路上怎樣地驚心動魄；我也敘述了我當時的心情，我差不多忘記了自己，人羣若是海潮，我就是其中的一滴。

幾個同學聽得都咬住了唇皮。

下午三點鐘光景，忽然被那位黑鬚鬚先生傳到他屋子裏去。張伯伯先在那裏了，一副尷尬的臉色。我知道一定是關於我的什麼事情，不覺心跳起來。

張伯伯咳了兩聲乾嗽，給我說明：「這裏用不到你了，教你今天就出去。你好好地在這裏，爲什麼要去參加大馬路的游行呢！」

我聽見頭腦裏噲的一聲，牆壁隨即轉動起來。我定一定神，根據實際情形替自己分辯：「被擠在人羣中間是有的；特地去參加，可沒有這回事情！」

「原來如此。」張伯伯轉過臉去，做着卑下的笑容向黑鬚鬚先生懇情說：「他既不是存心去參加，似乎情有可原。感激你的大德，請你收回了成命吧！」

「存心去不存心去都沒有關係，總之他在這裏不適宜就是了。」黑鬚鬚先生對誰都不看

一眼。他從文件樹裏取出一張印有黑字的紙張來；又獨白似地說：「這是他的『習業契約』，第七條條文寫得明白：『書局認爲不適宜時，得隨時廢約，由管護人領回。』現在我的根據就是這一條。」他拿起鋼筆，利利地在紙面畫上兩個紅字，就遞給張伯伯。「批明作廢了，你帶了去。」接着說：「這是他的保單。這是他的保證金，六十塊錢，你點一點。」說罷，他劃着火柴自去抽他的紙烟。

這不是太容易了嗎？

昨夜晚我睡在張伯伯那裏，一夜沒有睡熟，說不出的難過，可是沒有淌眼淚。今天張伯伯給我寫了信，證明我沒有錯處。我得乘兩點鐘的火車回去。但是，想到媽媽的眉心，想到爸爸的歎氣聲音，我怎麼敢回去見他們呢！

(選自四三集)

## 半年

半年裏頭，我進了兩個學校。下半年進那一個學校，現在還沒有知道呢。

年頭上，我家搬到上海來，爸爸媽媽送我進那個文明小學。那個學校裏的同學，有許多是包車送來的，中午吃飯。下午放學，也是包車來接，又有十來個同學，來回都是汽車。姑娘坐在旁邊陪着，不然就是男用人。有幾輛汽車，汽車夫旁邊還坐着羅宋人，頭髮同黃牛毛一樣顏色。我家離開學校近，不用坐甚麼車，不是爸爸就是媽媽帶着我，走一會兒就到了。過了十來天以後，我可以一個人來去不用爸爸媽媽帶了。

那個學校裏只有校長是男先生，以外都是女先生。我在二年級，女先生叫做張先生，她披着一頭的曲頭髮。她自己每天穿新衣服。她也歡迎我們穿新衣服。誰穿了新衣服到學校，她就「趣呀」「漂亮呀」說上一大堆，拉住他的手，把他抱在懷裏。她常常對我們說：「你們家裏有新衣服，不要捨不得穿。小朋友個個都穿新衣服，我們的學校才好了。」

一天放學的時候，她對我說：「你這一件棉袍子，袖口都破了，還捨不得換一件嗎！明天再不要把牠穿來了。最好不要穿袍子，穿袍子沒有精神。最好像江成他們那樣，穿一身小西裝，又好看，又有精神。」

她這麼一說，我也覺得棉袍子不好看，江成他們的小西裝好看。回到家裏，就把他的話

告訴媽媽，我說我要趕快做一身小西裝。

媽媽說：「做一身小西裝，那有這麼容易，我替你把袖口縫一縫吧。」

我說：「張先生對我說過，明天再不能把牠穿去了。小西裝不容易做，換穿一件別的衣服吧。」

媽媽說：「縫好了袖口，就沒有甚麼了。現在天氣還冷，不穿棉袍子穿甚麼呢？」

我說：「隨便甚麼新衣服都好的。」

媽媽拍拍我的肩膀，說：「孩子，你那裏有甚麼新衣服？」

我着急了，心裏好像壓了一塊石頭。當天晚上我做了夢。夢見張先生抱住我，「趣呀！漂亮呀！」說上一大堆。我看自己身上，正是一身小西裝，比江成他們的都好看。不知道怎麼一來，我的小西裝忽然沒有了，嚇得我拉直了喉嚨哭起來……

第二天早上，媽媽還是叫我穿那件棉袍子。我真想賴學，只是沒有名目，身上不發燒，嗽也不咳一聲。爸爸說：「上學去呢，」我只好跟着他走。

張先生看見我了，立刻拉住我的肩膀，罵我說：「怎麼還是穿這一件袍子！昨天不是關

照過你，教你再不要把牠穿來嗎？」

她的面孔很可怕，像圖畫故事裏的凶惡的獅子。我不敢看，看看地板，回答她說：「媽媽說的，現在天氣還冷，只有穿棉袍子，袖口破的地方，她替我縫好了。」我把手舉起來，讓她看袖口。

她把身子轉過去，不要看我的袖口。她狠狠地說：「真要命！一件衣服都換不出，還讀甚麼書！」她跑開去了。

幾個同學站在我旁邊笑，我很難過，只想躲到甚麼地方去。

過了兩三個星期，張先生教我們捐錢買飛機。她說，誰捐滿兩塊錢，就有一個很好看的徽章，金黃的底子，刻着一架小小的飛機。我回家就告訴爸爸媽媽，我也要捐兩塊錢。他們說：「我們不想捐。」我沒有法子想，只好讓別人去得到那很好看的徽章。我又想，說不定那徽章並不是真好看，比我的嵌花玻璃球差得多呢。

許多同學都捐了錢。有的是今天四角，明天四角，一天天加起來。有的是一回就是兩塊三塊。李克修最多，他一回捐了六塊錢。張先生把他們的名字寫在小黑板上，下面寫着捐錢

的數目，李克修的名字上面特別加上三個圈。她每天報告說：「今天又有幾個小朋友捐了錢，我很歡喜。」她又說：「誰能像李克修一樣捐得多，我就更歡喜了。」

捐滿兩塊錢的都得到了徽章，真好看，比我的嵌花玻璃球好看得多。一架小小的飛機正在斜飛。開飛機的人都看得清楚。金黃的底子好像佈滿太陽光的天空。一條短練條也是金黃色。口要用一隻別針，就可以掛在衣襟上。我在學校裏跑來跑去，時常碰見掛上徽章的衣襟。我的衣襟上也要有一個徽章才好呢。

我又對媽媽說了：「每天捐一角錢兩角錢，捐滿了兩塊錢就不捐，好不好？」

媽媽說：「爸爸說過不捐了。我想，捐不捐本來隨便的。你不捐也沒有甚麼要緊。」

唉，媽媽不知道我的心！我要一個好看的徽章，我要得到一個徽章掛在衣襟上。

可巧張先生問到我了。她說：你爲甚麼一個錢也沒有捐？你看，許多小朋友差不多都捐了。今天回去問一聲你爸爸媽媽，到底捐多少。明天就把錢帶來。」

我高興得很，跑到家裏撞見爸爸，就對他說：「張先生教我問一聲爸爸媽媽，到底捐多少錢。」

爸爸說：「我老早說過了，我們不想捐。你就這麼回答張先生好了。」

我說：「不，張先生教我明天把錢帶去呢。」

爸爸笑了。他說：「我們不捐，帶甚麼錢去！」

唉，爸爸也不知道我的心！我要一個好看的徽章，我要得到一個徽章掛在衣襟上。

我想到張先生的獅子樣的面孔，又巴望能得賴學。但是我沒有真個賴，第二天還是到了學校。我不敢給張先生看見，她走過去，我就避開。

上課的時候可避不開了。她走進教室來，第一個就問我：「今天把錢帶來了沒有？」

我只好老實說：「爸爸說的，我們不想捐。」

獅子樣的面孔果真出現了。她大聲說：「嚇，一點愛國心都沒有，還讀甚麼書！」

我把她這句話念熟了，回去背給爸爸聽。爸爸說：「那就不要到這個學校裏讀書吧。待我打聽打聽，送你進別的學校去。」

我就不做文明小學的學生了。想起那徽章，實在好看。可惜爸爸不肯捐錢，沒有弄到一個掛在衣襟上。

不多幾天，爸爸打聽到一個學校了，叫做進化學校，有小學，也有中學。就把我送進去。那一天下雨。走進門，一個小操場全是脚印，每一個脚印積着一片水。我們用脚尖點過去，皮鞋頭沾了厚厚的一層泥。

校長叫做王先生，一個大胖子，面孔好像一直在那裏笑。爸爸付給他學費，他說了不知多少聲的「謝謝」，然後把鈔票放進一個小皮夾裏。他對我們說，二年級的級任叫做小王先生，是他的兒子。

小王先生年紀很輕，叫他先生，還不如叫他哥哥。他上課總給我們講故事。老雄雞的故事講完了，大家叫喊：「小王先生，再講一個！」他就再講老母雞的故事。有的時候叫得他動怒了，他就走過來，舉起教鞭，好像要打的樣子。真個打的時候也有，教鞭落在臂膀上肩膀上或者手上。我沒有給他打過。不是我不叫，不過叫得輕一點，他沒有聽清楚。

那個學校裏的桌子椅子，比文明小學差得遠了。木板裂了縫，黑漆退了色。時常聽得「拔達」一聲，抽屜掉下來了，書紙筆墨散了一地。我同一個塌鼻子的同學合坐一把椅子。椅子脫了筍，那個塌鼻子的同學沒有一刻停的，我就好像一直坐在電車裏。



那個學校裏，同級的同學比文明小學少得多。只有三十一個，文明小學有五十八個呢。別級的同學也並不多，我站在別級的教室門口看看，總有十來把二十來把空椅子。進校的第一天，王先生對我爸爸說的：「今年年成不好，中學小學一共只有兩百多學生。前年最好，有到四百五十三個呢。」

文明裏有花園，有放在花園旁邊的綠色小長椅，有秋千架，有浪船，有小圖書館。這些東西，進化裏都沒有。文明裏好玩。進化裏一點沒有好玩的，散了課只好在小操場上亂跑。雨天就靠在廊柱上看一條條的雨綫。不過張先生變起獅子樣的面孔來，我真害怕。小王先生要打人，但是，他並不打我。他待我很好，說我清潔，又說我功課好，讀書寫字都是個「優」。我有點歡喜文明，也有點歡喜進化。

一天，學校裏出事了，大的同學小的同學在操場上擠做一堆，大家喊說：「我們不上課了！」小王先生把我們二年級生招到教室裏去，還是給我們教「國語」。外面的聲音鬧得利害，誰還有心思聽他講甚麼。他沒有辦法，只好說：「你們回去吧，今天不上課了。」

我提了書包走回去，聽同學在那裏講，才知道王先生欠了幾位先生的錢，拿不出來，幾

位先生要他拿出錢來才上課，他躲起來了，幾位先生也就不上課了。

第二天，我到學校裏去，小王先生也不見了，只見大的同學小的同學還是在操場上擠做一堆，預備室裏幾位先生在那裏抽香煙。

一個穿青色襯衫的大的同學忽然喊起來說：「我們擁護我們的教師：我們要向校長算賬！」

許多同學跟着喊起來說：「我們擁護我們的教師！我們要向校長算賬！」

我想課是上不成了，也沒有人來教我做甚麼，我就回到家裏。媽媽說：「明天也不必去了。那一天上課，總會來通知的。」

過了三四天，郵差送來兩封信，都是進化學校的信封，裏面的信都是油印的。我想是來通知上課的日子了。媽媽看了，告訴我說：「不是的。一封是校長寫的，他說實在拿不出錢來，並不是有意欠教員的錢。一封是教員寫的，把校長大罵一頓，說，若拿不出錢來，就請他吃官司。」媽媽又說：「我們又不是他們的上司，把這些話來告訴我們做甚麼。」

通知上課的信一直沒有來。爸爸看了報，知道校長還是躲在甚麼地方不露臉，教員把他

告到教育局裏去了。我想起校長好像一直在那裏笑的面孔，不知道他是不是還在那裏笑。

一個新開學校的招生信倒寄來了。叫做維新小學，開在逢源里，就是進化裏的幾位先生開的。信裏說，他們不願意讓進化的學生沒有書讀，所以開起這一個學校來，進化的學生如果去報名，學費可以特別便宜。

爸爸媽媽看了信，差不多一齊說：「再說吧。少讀幾天書也沒有要緊。」

維新小學的信接連來了四五封。在後幾封，爸爸媽媽差不多不看了，就丟在字紙簍裏，他們的意思，要把我送進一個好一點的市立小學去。如果離開得遠，預備搬一回家。

但是問了兩三個市立小學，都說眼前是不收，下半年收不收，要看有沒有空額子。爸爸對他們說：「讓我先報一個名吧。」他們把我的名字記在一本簿子上。

就是這樣，半年裏頭，我進了兩個學校。那一個市立小學有空額，下半年讓我進去，現在還沒有知道呢。

（選自新小說）

## 火車頭的經歷

我出身在英國的機器廠裏，到中國來替中國人服務。我有一個很大的肚子。工人劇起烏亮的煤塊教我吞下去，我的肚子從不會謝絕過一回。煤塊在肚子裏漸漸消化，就有一股力量散布到我的全身，我只想向前奔跑，向前奔跑，奔上幾千幾百里路才覺得暢快。我有八個大輪子，這就是我的脚，又強健，又迅速，什麼動物的脚都比不上。我的大輪子只要轉這麼幾轉，就是世界上最快最精壯的馬也要落在背後了。我有一隻巨大的眼睛。到晚上，那怕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我的眼睛總能夠看清楚伸長在我前面的道路。我的喉嚨喊起來特別響亮，「鳴～～鳴～～」這樣喊着的時候，林木都給我震動得搖晃着身子，天空的雲更像水波一樣蕩漾起來。

我的名字叫做機關車。但不是知道爲什麼，人都不喜歡叫我這個名字，也許是嫌得太文雅太不親熱了吧。他們願意像叫他們弟弟妹妹一樣，叫我的小名火車頭。

我到中國來了幾年，一直在京滬路上奔跑。從南京到上海，又從上海到南京。這條路上

的一切景物，我閉着眼睛都背得出來，寶蓋山的山洞，幾個城市的各式各樣的塔，產蟹著名的陽澄湖，矗起許多煙囪的無錫，那些自然不用說了。甚至什麼地方有一叢竹樹，竹樹背後的草屋裏住着怎樣的一對種田的老夫妻，什麼地方有一座小石橋，石橋旁邊有那幾條漁船常來撒網下釣，我也能夠報告得一點沒有錯兒。我走得太熟了。你想，每天要來回一趟呢。

我很高興替人服務。我有的是力量，會的是奔跑，如果把力量藏起來不用，死氣沈沈地站定在一塊地方，豈不要悶得發慌？而況我替他們服務的那批人大多很可愛。他們是上學去的學生，做生意去的商人，隨帶了農產品去銷售的農人，還有提了一籃子禮物去探望出嫁了的女兒的老婆婆，捧了一本「旅行指南」去尋訪名勝的遊歷家。他們各有正當的事情，各把熱烈的心情歡迎着我，我給他們幫一點忙正是應該。

但是我也有不高興的時候。不知道什麼人發了一道命令，說要我把他單獨帶一趟。這時候，學生，商人，農人，老婆婆，游歷家都不來了，我只是替他一個人服務。替一個人服務，這不是奴隸的行徑嗎？同時還有好些人護從着他，穿着軍服，子彈帶圍在腰間，手鎗提在手裏。他們自己並不要到什麼地方去，也只是替他一個人服務。那末他們豈非也等於奴隸

嗎？這且不去管牠。後來打聽這「一個人」急急忙忙趕這一趟去幹什麼的，那真要把人氣死，原來他是去訪問一個才分別了三天的朋友，嘻嘻哈哈談了一陣閒天，順便洗了一個舒服的澡，然後去找一個漂亮的女子，一同上跳舞場去的！我爲什麼要做這樣的人的奴隸呢？以後遇到同樣的差遣，我就想回他一個不理睬。可恨我的機關執掌在別人手裏，機關一開，我雖然不願意奔跑也只得奔跑。「毀掉了自己，也毀掉了那可惡的人吧！」我再也沒有心思觀看一路的景物，只是這樣地想。同時我的喊聲就滿含着憤怒，像動物園裏獅子的吼叫一樣。

昨天早上，我站在車站上，肚子裏塞飽了煤塊，一股力量直透到八個大輪子，準備開始奔跑。忽然一大批學生擁到車站上來了，人數大約有二三千。他們有男的，有女的，都穿着制服。年紀大一點的男學生嘴唇邊已經有短短的鬍鬚。年紀大一點的女學生臉上現出青春女子特有的紅色。年紀最小的大約只有十三四歲，可是並沒有戀着爸爸媽媽再也走不開去的那一副神氣。他們有點像——像什麼？我記起來了，像那一年「一二·九」戰爭時候那些士兵的派頭！又勇敢，又沉着，就是一座山坳在前面也不會眨一眨眼睛。聽他們的說話，知道他

們爲着國家的急難，要託我帶他們前去，向一些人陳述他們的意見。

這是理當效勞的呀，我想。爲着國家的急難，陳述各自的意見，這比較上學，做生意，銷售產品更加正當，更加緊要，我怎能夠不給他們幫一點忙呢？「來吧，我帶你們前去！我要比平常奔跑得更快，讓你們早一點到達目的地！」我這樣想，不由得「嗚～～～嗚～～～」地喊了幾聲。

這批學生大概領會了我的意思，高高興興跳上拖在我背後的客車。客車立刻塞滿了。後上去的就只得擠在門口，一隻腳點着踏板，一隻手拉住欄干，像什麼東西一樣挂在那里。他們說：「我們並不是去作安適的旅行，辛苦一點沒有關係，只要把我們帶走就是了。」

但是大隊的警察隨即趕到了。他們分散在各輛客車的旁邊，招呼普通的乘客趕快下車，說這一齣車不開了。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正準備着一股新鮮的力量，替一班乘客服務，怎麼說這一齣車不開了！我看那些乘客提着箱子，挾着包裹，露出一副懊惱的臉色，從客車上跨下來，我心裏真像欠了他們的債那樣地抱歉。「我每天都情情願願替你們服務的，可是今天，我對不起你們了！」

普通乘客走完之後，警察又教那批學生下車，說這一趟車不開了。我想，學生因為有非常正當非常緊要的事情，才來乘這一趟車的，他們未必肯像普通乘客一樣，就此帶了懊惱的臉色回去吧。

果然，學生喊出來了：「我們不下車！我們要到達我們的目的地！」聲音像潮水一般湧起來。

「嗚~~~~」我接應他們一聲，意思是「我有充足的力量，我願意替你們服務，把你們送到目的地！」

於是事情弄僵了。警察雖說是大隊，可是沒法把二三千學生拖下車去，只好圍守着車站，彷彿將要有戰事發生似的。這是車站上不常有的景象：乘客給趕了回去。另一批乘客等在車上，可是車不開。警察如臨大敵，像木椿一樣栽在那里，個個露着鐵青的臉色。我來了這幾年，還是頭一回看見這景象呢。鐵柵欄外擠滿了人，給印度巡捕趕散了，一會兒又聚了攏來，他們都只為驚異着這不常有的景象。

隨後陸續來了好些人，洋服的，藍袍玄褂的，花白鬚子的老頭子，戴着大圓眼鏡臉上好



像塗了半瓶雪花膏的青年，他們都現出一副尷尬的臉色，跑到客車裏去，和學生談話。我不知道他們談些什麼，揣想起來，大概同警察的話一樣，無非「車是不開了，你們回去吧」這一套吧。不然，他們爲什麼現出一副尷尬的臉色呢？

學生每一回的回答我卻聽得清楚，「我們不下車……我們要到達我們的目的地！」聲音像潮水一般湧起來。

「嗚……」每聽到他們喊出來，我就接應他們一聲，意思是「我同情你們，我願意替你們服務，把你們送到目的地！」

時間過去了很多，足夠供我奔跑二千里路，但是僵局還沒有打開。尷尬臉色的人繼續有得到來，和學生談了一陣之後退出去，他們的臉色顯得更尷尬了。風在空中奔跑，呼號，好像要同我比一比氣勢的樣子。我那里怕什麼風，只要開動我的機關，讓我出發，一會兒風就會自己認輸了。那批學生也不怕甚麼風，他們靠着車窗眺望，眼睛裏冒得出火，也有些人下車去在車輛旁邊走動，氣概昂昂，好像臨陣的戰士，他們沒有一點縮瑟的模樣。他們餓了，

就啃着自己帶來的小麵包。他們渴了，就把童子軍所用的那種鍋子煮起水來。車一輩子不開，他們將要守一輩子；我看得出他們個個有這麼一顆堅韌的心。警察是站得更多了，鐵青的臉轉爲蒼白，有幾個打着呵欠，有幾個嘴裏噤咕着什麼，大概因爲好些時沒有抽一支香煙，或者是兩條腿有點酸麻了。

我看着這情形真有點動怒。力量是我的，又不勞你們的一個小脚趾。我願意帶着學生前去，爲什麼硬要阻止他們呢！而且我是勞動慣了的，跑兩趟路，出幾身汗，那才通體暢快，閉上眼睛就睡得熟覺。像這樣站定在一塊地方一動不動，連續到十來點鐘，在我是從來不會有過的經驗。這不是變做一條懶蟲了嗎？我不情願，我悶得慌。

我不管旁的，我要出發了！「嗚～～」只要我的輪子轉動起來，千軍萬馬也阻當不住，不用說尷尬臉色的人以及大隊的警察。我要出發了！「嗚～～」——這時候，我才感覺到我的身體構造上那一點兒缺陷卻是頂大的缺陷。自己的行動的機關爲什麼要執掌在別人手裏呢？要是我能夠自主的話，要走就走，要不走就不走，那末不必等到此刻，早上就可以給學生幫忙了，在平日也決不會帶了「一個人」去洗澡找漂亮女子了。誰來把我的機關轉動一下

吧！誰來把我的機關轉動一下吧！「嗚~~~~嗚~~~~」

我的喊聲似乎給機關手聽清楚了，他忽然走過來，用他那熟練的手勢，把我的機關轉動了一下。啊，這才好了，我能夠向前奔跑了，我能夠給學生幫忙了！「嗚~~~~」我一口氣直衝出去，就是高度的快跑。

「我們到底走成功了！」學生的喊聲像潮水一般湧起來，淹沒了呼號着的放肆的風。

這時候雪花飄飄揚揚飛下來，像拆散了無數的野鴨絨枕頭。我是向來不怕冷的，我有一個火熱的身體，就有冰塊丟過來也給我化做了水，何況野鴨絨似的雪花。學生也不怕冷，他們從車窗間伸出手去，在昏暗的空中捉住了野鴨絨似的雪花，就齊聲唱起雪中行軍的歌來。

鐵軌在我的輪子底下滑過。田野，河流，村落，樹林在昏暗中旋轉。風捲着雪花像簸揚着灰塵。我急速地奔跑，奔跑，使用了我的強大的力量，帶着那批激昂慷慨的學生，載着他們的熱烈的無畏的心，前進，前進……

突然之間，機關手把我的機關向反對方向轉動一下，就溜了開去。我不得不放慢我的奔跑，漸漸地我不得不站住了。爲了什麼呢？「嗤~~~~」我懊惱地透一口氣。抬起我的獨眼一

望，只見一條寬闊的河流橫在前面。河波唱着悵鬱的曲調。哦，原來跑到這里了，我想。春天秋天的好日子，我常常帶着一批旅客來到這裏，他們就在河面上划小船比賽，唱歌作樂。但是現在那批學生並不是這樣的旅客，他們個個繫念着國家的急難，絕對沒有作樂的閒心情，爲什麼要把他們停在這裏呢？

學生都詫異起來了。「爲什麼停了？開呀！開呀！開到我們的目的地去呀！」聲音像潮水一般湧起來，似乎在埋怨着我。

「親愛的學生，我是恨不得立刻把你們送到了目的地，但是我的機關給關住了。你們趕快把機關手找來，教他再開一下。我一定竭盡我的力量奔跑，比先前還要快。」我這樣想，「嗤~~~~」又懊惱地透了一口氣。

十幾個學生跑到我的身邊，考查爲什麼忽然停了。他們發見我的身邊沒有了機關手，這才明白，同時回身去報告給全體學生知道。

「把機關手找出來！把機關手找出來！在這荒野的風雪中，他逃不到那里去的！」許多學生這樣說着，就在我背後的各輛車中開始搜尋，他們知道他決不會自己尋死，躲到我的火

燙的肚子裏來的。椅子底下，廁所裏，行李間裏，車僮收藏販賣品的籃子裏，他們逐一搜尋到，竟不見機關手的蹤跡。但是最後把他找出來了。原來他躲在廚房間的一個收藏飯巾的小櫃子裏，縮做一團，用一方穿了一個小洞的飯巾蒙着頭。學生把他擁到我的身邊，哈哈他說：「立刻替我們開車！」

這時候我那老朋友的一副窘相，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嘴角挂了下來。眉頭皺得像老樹椿。眼睛裏現出淒苦的光，像送到屠宰場去的豬。他平日老是嘻嘻哈哈的，一壁執掌着我的機關，一壁唱一些關於愛情的山歌。現在卻像換了一個人了。更奇怪的是他站在我火熱的身體旁邊，還是瑟瑟地抖着，宛如這幾天靠在馬路上枯樹旁邊的叫化子。

「對不起，先生們，我再不能開車了！」大約延了一分鐘光景，他才低低地這樣回答。

「爲什麼不能開？」

「我奉有上頭的命令。」

「那末先前你爲什麼開呢？」

「也奉的上頭的命令。上頭的命令教我開到這裏爲止，我不能多開一公里半公里。」

「好，原來是這樣！可是，現在，不管命令不命令，你給我們開就是了！」學生推的推，拖的拖，有的更捉住了他的手揪在我的機關上。他一個人那裏抵抗得過許多人，兩隻手只好抖抖瑟瑟地按着我的機關，好像觸着一條毒蛇似的。

我想：「好了，老朋友，趕快把我的機關轉動一下吧！只消一轉動，我就能夠拚命前進，那班學生將要感激你不盡了。」

但是我那老朋友的兩隻手彷彿僵化了，再也不能夠把我的機關轉動一下。兩條淚水從他的眼眶裏挂了下來。他悽慘地說：「你們再要我開車向前，我非被鎗斃不可。先生們，我還有我的家呢！」

啊，太狠毒了！太殘酷了！

忽然有幾個高個子的學生慷慨地說：「放他走吧！累得他被鎗斃，累得他一家人不能活命，這樣的事我們不忍幹！我們這幾個人學的機械科，開動機關是練習過的，現在讓我們來實地應用吧。」

「好極了！我們到底又走成功了！」高興的喊聲像潮水一般湧起來。幾個高個子的學生

立刻把我的機關轉動。這當兒，我那老朋友像兔子那樣一溜，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鐵軌在我的輪子底下滑過。田野，河流，村落，樹林在昏暗中旋轉。風捲着雪花像簸揚着灰塵。我急速地奔跑，奔跑，使用了我的強大的力量，帶着那批激昂慷慨的學生，載着他們的熱烈的無畏的心，前進，前進……

啊，不好了！我望見前面的鐵軌給搖去了一大段，再過半分鐘跑到那裏，不堪設想的禍事就要發生了。我是沒有什麼要緊，毀掉了可以從新構造。但是那批學生怎麼辦呢！他們的身體化為泥土，他們的氣概化為煙雲，是再也恢復不來的了！我怎忍看這樣悲慘的活劇！「嗚～～嗚～～」我駭極了，連聲叫喊，可是我自己停不住腳。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高個子的學生「啊！」地喊了一聲，說用極強大的力量，極敏捷的手法，把我的機關轉過去，我才得漸漸地收住我的脚步，等到站定，離開鐵軌給搖去的處所只有半丈光景，真像電影裏的險事。我雖然放了心，還不免連連地喘息。

許多學生知道了幾乎遇險，都下車去看。風雪像尖刀一般刺痛他們，廣大的黑暗密密切

切地圍住他們，他們一點也不放在心上。他們憑着我的獨眼的光，看清楚給撬去的鐵軌並沒有留在路線旁邊。藏到那里去了呢？

「把鐵軌找出來，像剛才找那機關手一樣！」不知道是誰這樣喊了一聲，許多學生就散開在路線兩旁邊，像派出去偵察的士兵似的，一會兒彎一下身子，停一停脚步，一會兒向前快跑，兩顆發亮的眼睛的溜溜地轉動。但是沒有，他們找了半點鐘光景，給撬去的鐵軌還是沒有。難道那批拆毀鐵軌的壞東西把鐵軌吞到肚子裏去了嗎？

「在這里了！」一聲興奮的喊叫，從一條小河邊散播開來。於是許多學生一齊跑到那里去。河面結了冰，伸出來幾段烏黑的橫頭作工字形的東西，這不是鐵軌嗎？

「在這里了，我們就有辦法！」

「我們學鐵道科的應該來實地應用了，這叫做『當仁不讓』呀！」

「那末，我們先把鐵軌拖起來！」

「好，把鐵軌拖起來！」轟然的一聲接應。

河面的冰被打碎了，幾乎淹沒了全身的幾條鐵軌陸續地被救了起來。泥漿的寒氣透過了



鞋襪直刺到皮膚裏骨頭裏，可是那些學生彷彿沒有這回事似的。

是誰障礙了我們的進路，障礙重重！

是誰障礙了我們的進路，障礙重重！

大家莫歎行路難，歎息無用！無用！

我們，我們要，要引發地下埋藏的炸藥，對準了牠轟！轟！轟！轟！

看巔塌山崩，天翻地動！

炸倒了山峯，

大路好開工！

挺起了心胸，

團結不要鬆！

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轟！轟！轟！

哈哈哈哈哈！轟！

學生把鐵軌從小河邊扛到路綫上來，一路唱着開路先鋒的歌。陣陣的雪花削着他們的臉像鋼鐵的刀片，陣陣的冷風吹來像剝去了他們全身的衣服，可是他們彷彿沒有這回事似的。

當鐵軌鋪到枕木上的時候，鐵道科的學生喘吁吁地說：「還得找螺絲釘呢！」

「螺絲釘大概也在那小河裏，我們下河去撈吧！」

許多條腿插進冰冷的河水。上身俯下去。赤露的手臂隨即向河底撈摸，浮冰刻劃着手臂關節部分的皮膚。經過好久時間，一個人報告說：「給我撈到一隻了！」又經過好久時間，另一個人報告說：「也給我撈到一隻了！」每聽到一回報告，大家就報答他一聲興奮的歡呼，同時各自的撈摸工作也做得更爲出勁。

我素性是硬心腸，不懂得流淚是怎樣一種味道。可是這一批「雲夜的漁夫」太教我感動了，我的獨眼不由得蒙着一層淚膜，看出去只覺得迷迷糊糊地。

螺絲釘撈齊之後，鐵道科的學生完成了他們的工作，我又帶着所有學生向前奔跑了。這回幾個執掌着我的機關的學生不令我跑得太快，他們憑着我的獨眼的光，時時向前面眺望，

防備再有什麼危險發生。他們的精細真值得稱讚，走不到半點鐘，果然發見又有一段給路轟去了鐵軌。

於是學生重又下車去找尋鐵軌，沒有。經過一回商量，他們有了個簡便的決議：拆了後面的路去修前面的路！

一羣臨時路工立刻工作起來。拆下來，扛到前面去，重又把牠鋪上：每一組的人擔任這麼一串的工作。鋼鐵擊着的聲音和「杭育杭育」的呼喚合成一片，一會兒又唱起開路先鋒的歌來。

.....

炸倒了山峯，

大路好開工！

挺起了心胸，

團結不要鬆！

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轟！轟！轟！

哈哈哈哈哈！轟！

天漸漸地亮了。雪也停了。在淡青色的晨光中，在耀眼的銀世界上，這批臨時路工呵欠也不打一個，只是興奮地強固地工作着。我看着他們，不禁想對他們說：

「你們能夠修路，一切障礙就等於一張枯葉。你們所認定的目的地，無論如何總會給你們到達，那怕在天涯海角。你們的目的地大概不止一處罷，隨便那一處，我都願意替你們服務，把你們帶去。你們的路修到那里，我就帶着你們向那里飛奔！」

一羣臨時路工好像已經聽見了我的話，用他們的歌聲給我回答：

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我們，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轟！轟！轟！

哈哈哈哈哈！轟！

（選自四三集）

## 鳥言獸語

一隻麻雀和一頭松鼠在一棵柏樹上相會，

松鼠說：「麻雀哥，有甚麼新聞嗎？」

麻雀點點頭，說：「有，有，有。人類在瞧不起我們，說我們不配像他們一樣，開口說話，發表意思。」

「這怎麼說的？」松鼠把眼睛眯得很小，這表示他在想心思。「我們明明能夠開口說話，發表意思，怎麼說我們不配？」

麻雀說：「我說得太簡單了。人類的意思是他們的說話高貴，我們的說話低微，是不能夠比並的。他們的說話值得寫在書上，刻在碑上，或者用播音機播送開去。我們的說話可不配。」

「你這新聞從那里得來的？」

「我從一位教育家那里得來的。昨天我出去游散，飛到那位教育家的簷前，看見他正在

低着頭寫文章。看他的題目，中間有『鳥言獸語』幾個字，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怎麼說起了我們的事情呢？不由得把他的文章看下去。原來他在議論人類的小學教科書，說一般小學教科書往往記載着鳥言獸語，讓小學生和鳥獸作伴，這怎麼行！他又說許多教育家都認為這是人類的墮落，小學生只管把鳥言獸語讀下去，必然弄得思想不清楚，行爲不正當，同鳥獸沒有分別。最後他說小學教科書應該完全排斥鳥言獸語，人類的教育才有轉向光明的希望。」

松鼠舉起右前足搔搔下巴，說：「我們說我們的話，原不豫備請人類記載到小學教科書裏去。既然記載進去了，卻又說我們的說話沒有這個資格。一班小學生的將來如果真個思想不清楚，行爲不正當，還要把這責任上在我們的賬上呢。人類真是又糊塗又傲慢的東西！」

「我最氣不過的是那位教育家不把我們放在眼裏。甚麼叫做『讓小學生和鳥獸作伴，這怎麼行！』甚麼叫做『必然弄得思想不清楚，行爲不正當，同鳥獸沒有分別！』人類和我們作伴，就辱沒了他們嗎？我們的思想就特別不正當嗎？他們的思想就沒有不清楚，行爲就沒有不正當嗎？」麻雀說到這里，胸脯鼓得飽飽地，像他在下雪時候對着雪花生氣一個樣子。

松鼠是天生的富有智慧的東西，他帶着笑容安慰麻雀說：「你何必生氣呢？他們不把我們放在眼裏，我們可以還敬他們，也不把他們放在眼裏。甚麼事情都得切實考察，才能夠長進知識，增加經驗。我現在想要考察的是人類的說話是不是像他們所想的那樣高貴，究竟同我們的鳥言獸語有怎樣的差異。」

「只怕比我們的鳥言獸語還要低微，還要沒有價值呢！」麻雀依然那樣氣憤憤地。

「麻雀哥，你這樣未免武斷了。評論一件事項，在沒有找到例證之前就下判斷，叫做武斷。這是不很妥當的，我希望你不要這樣。我們要找例證，還是到人類所住的地方考察一番吧。」

「去，去，去，」麻雀撲撲翅膀，準備起程。「我希望此去找到許多的例證，根據這些例證，我們寫在我們的小學教科書裏說，世間最低微最沒有價值的是『人言人語』，我們鳥獸說話萬不可學人類的樣！」

「你的氣還是消不掉嗎？好，我們起程吧。你在空中飛，我在樹上地上帶衝帶跳地跑，我們的快慢正相彷彿。」

麻雀和松鼠這就起程，經過了密密簇簇的森林，又經過了莽蕩蕩的郊野，來到人類聚集的都市，停在一座三層樓的簷頭。

都市的街道上正擁擠着大羣的人，只看見頭髮蓬鬆的頭顱合成一片緩緩前進的波浪，也數不清人數共有多少。他們各舉起空空的兩隻手，喊說：「我們有兩隻手，給我們工作做呀！」一會兒，他們各自拍着癢癢的肚皮，喊說：「我們有一個肚皮，給我們飯吃呀！」各人的喊聲合在一塊，非常響亮。

聽了這喊聲，松鼠回頭對麻雀說：「只兩句『人言人語』並不錯呢。有了手就得做工作，有了肚皮就得吃飯，原是最簡單最明白的道理。」

麻雀點點頭，正要開口，忽然看見下面街道上起了騷動：幾十個服色一律的人跑來，手裏執着白木短棍，腰間插着烏亮的鐵管子，他們散開在大羣的人的四圍，舉起白木短棍只顧亂揮，意思是要他們散回去；可是大羣的人並不聽命，推擁了一陣，只把各人之間的空隙擠得更緊一點，一片頭顱合成的波浪依舊緩緩前進。

「我們有兩隻手，給我們工作做呀！」



「我們有一個肚皮，給我們飯吃呀！」

手執白木短棍人動怒了，大聲呼叱說：「不許開口！這里沒有你們開口的份兒！你們再敢像狗一般狂吠，鴟鵂一般亂叫，當心我們手裏的棍子和腰間的管子！」

麻雀把翅膀推動松鼠的身軀，說：「你聽，你剛才說這兩句『人言人語』並不錯，可是那些執白木短棍的人卻認為『鳥言獸語』，不許他們開口了。我想這未必單由於糊塗和傲慢，應該還有別的道理。」

松鼠連聲說：「一定還有別的道理，一定還有別的道理，我們一時猜不透罷了。不過有一層我已經明白了：人類把自己不愛聽的話都認為『鳥言獸語』，狗吠哩，鴟鵂叫哩，以外大概還有種種的說法。」

麻雀說：「他們的小學教科書排斥『鳥言獸語』，想來就因為這一層吧。」

松鼠和麻雀談談說說，下面街道上大羣的人漸漸去遠了，白木短棍還是在他們的周圍揮動，可是他們依舊擠在一塊，一陣一陣地發出喊聲。後來他們向左轉彎，大羣的背影這才看不見，喊聲也輕微到幾乎沒有。松鼠拍拍麻雀的背，說：「我們換一處地方去看看吧。」

「好的，」麻雀不等說完，撲開翅膀就飛。松鼠就在大建築的屋頂上奔跑，這樣他隨時可以看見下面的情形。

大約趕了半天的路程，他們來到一處地方。一片廣場上排列着無數的軍隊，有步隊。有礮隊，有飛機，有坦克，隊伍整齊得很，好像一大方一大方的立體形，剛才用一把大刀切過的。這些隊伍面對着一具銅像。那銅像雕的是一個騎馬的人，頭戴軍盔，兩撇鬍子向上矗起，一副不可一世的氣概。

麻雀說：「這里是甚麼玩意兒，我們看看吧。」說着，就停在那銅像的軍盔上。松鼠很活靈地爬上那銅像的身軀，直到石面的鬍子的部分才歇腳，他把一條尾巴也向上矗起，從下面望去，只覺得那銅像在修鬍子的時候少刮了一刀。

忽然軍號軍鼓吹奏起來了，所有的軍士都舉手行禮。一個人正走上銅像的臺階，高高的顴頰，犀牛嘴似的扁嘴，圓滾滾的兩顆眼珠突了出來。他在銅像下站定，回轉身軀，面對着所有的軍士，就開口演說。每一個聲音都像從肚腸角裏迸出來的，消散在空中，好比一個個爆裂開來的爆仗。

「我們的敵人是世界上最野蠻的民族，我們要用我們的文明去制服他們！用我們的快鎗，用我們的重砲，用我們的飛機，用我們的坦克，教他們帖帖服服跪在我們的腳底下！他們也敢說甚麼抵抗，說甚麼保護自己的國土，真是狗的狂吠，豬的胡嚙！今天你們出發，要顯出你們文明人的力量來，教那批野蠻人再也不敢狂吠，再也不敢胡嚙！」

「又是把自己不愛聽的話認爲『鳥言獸語』了，」松鼠抬起了頭幽幽地說。

麻雀說：「用了快鎗重砲這些東西，無非去傷害人家的性命，毀壞人家的資產。怎麼倒說是文明人呢？」

「大概在這位演說家的『人言人語』裏頭，文明哩，野蠻哩，這些字眼的意思，和我們所說的不相同的。」

「照他的意思說起來，凶狠的獅子和蠻橫的鷹要算是最文明了。然而我們公認獅子和鷹是最野蠻的東西，因爲他們要用我們的血肉填充他們的肚皮。」

松鼠冷笑一聲說：「我如果是人類的話，一定要說這位演說家所說的是『鳥言獸語』了。」

「你看！」麻雀向松鼠示意說。「他們出發了。我們跟着他們去吧，看他們怎樣對付他們的敵人野蠻人。」

松鼠即溜地從銅像上爬下來，匆匆跟着軍隊前進。後來軍隊上了渡海的船，松鼠就躲在他們的輜重車裏。麻雀呢，有時停在船桅上，有時飛到輜重車旁邊，吃點東西，和松鼠談談，一同觀賞海天的景色，倒也並不寂寞。

幾天之後，軍隊上了岸。那就是野蠻人的地方了。麻雀和松鼠向四下裏觀看，一樣的山野，一樣的城市，一樣的人民，看不出野蠻在那里。他們離開了軍隊，向前進行。來到一片廣場，也正有軍隊排列在那里。看兵士手裏，有的拿着一枝長矛，有的抱着一枝破後膛鎗。大砲好像一架都沒有，飛機和坦克更不用說了。

「麻雀哥，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甚麼？」

松鼠用他的尖嘴指着那些軍隊，說：「像這批人這樣，沒有快鎗，大砲，飛機，坦克等等東西，就叫做野蠻。有了這些東西，像帶我們來的那批人一樣，就叫做文明。」

麻雀正想說甚麼，看見一個人站到軍隊面前來了，濃黑的絡腮鬍子，高高的身軀，兩雙眼睛放射出憤怒的光。他提起喉嚨，對軍隊作下面的演說：

「現在敵人的軍隊到我們的土地上來了！他們要傷害我們的性命，奪取我們的資產，簡直比強盜還不如！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給他們一個強烈的抵抗！」

「給他們一個強烈的抵抗！」軍士齊聲呼喊，手裏的長矛和破後膛鎗都舉了起來，在空中舞動。

「那怕流膿最後一滴血，我們還是要抵抗，不然我們前面就沒有生路！」

麻雀聽得感動，眼睛裏有點溼潤了。他說：「我如果是人類的話，平心地說，這里的人所說的該是『人言人語』了。」

但是松鼠又冷笑了。「你不記得前回那位演說家的話嗎？照他說起來，這里的人所說的全是狗的狂吠，豬的胡嚙呢。」

「可見人類的說話沒有準兒的。」停了一會，麻雀又說：「但是『人言人語』也並不完全低微，沒有價值。我當初的想頭原來也只是一偏之見。」

「我看人類可以分爲兩批，一批人說的有道理，另一批人說的完全沒有道理。他們雖然都自以爲『人言人語』，實在不能一概而論。我們的『鳥言獸語』可不同，我們大家按照道理說話，一是一，二是二，一點沒有錯兒。『人言人語』和『鳥言獸語』的差異就在這個地方。」

噲~~~~噲~~~~噲~~~~

天空有鷹一樣的一個黑影飛來了。場上的軍士立刻散開，分作許多小隊，向四圍的樹林裏躲藏。那黑影越近越大，原來是一架飛機。在空中繞了幾個圈子，就掉下一顆黑色的東西來。

轟！

一聲巨大的聲響。樹幹，人體同泥土一齊飛濺起來，像節日燃放的大煙火。

麻雀嚇得魂不附體，撲開翅膀拚命地飛，直飛到海邊才停下來，用鼻子嗅嗅，空氣裏好像還含有火藥氣息。

松鼠比較鎮靜一點。他在血肉模糊的許多尸體上跑過。一路上遇見許多逃難的人民，牽着牛羊，抱着孩子，挑着零星家用東西。只是尋不着他的朋友。他心裏想：「只怕麻雀哥也

成爲血肉模糊的尸體了！」

（選自四三集）

一一六

## 古代英雄的石像

因爲紀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請雕刻家給這位英雄雕一個石像。

雕刻家答應下來，先去翻看有關於這位英雄的歷史，想像他的狀貌，更想像他的性情和志概。雕刻家的意思，隨隨便便雕一個石像不如不雕，要雕就得把這位英雄活活地雕出來，讓看見石像的人認識這位英雄，明白這位英雄，因而更崇敬這位英雄。

成功往往跟在專心的背後。雕刻家一壁參攷，一壁想像，心裏頭石像的模型漸漸完成了。他決定石像的姿態應該怎樣，面目應該怎樣，小到一個小指應該怎樣，細到一絲頭髮應該怎樣。惟有依照這決定的雕出來，纔是有活氣的這位英雄本身，不只是死的石像。

雕刻家到山中采了一塊大石，就動手工作。他心裏有完成的模型在，望到那塊大石，什麼地方要留着，什麼地方要鑿去，都清楚明白。鐵鑿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大的石塊小的石塊紛紛離開，掉在地上。像神仙顯現一樣，起初模糊，後來明晰，這位英雄的

像終於站在雕刻家面前了。一絲也不多，一毫也不少，正同雕刻家心裏想定的模型一樣。

這石像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表示他的志概遠大無窮。嘴張開，好像在那裏喊「啊！」左臂圈向裏，堅實有力，彷彿圍抱着在他手下的羣衆。右手握拳，伸向前方，筋骨突露像老樹幹，意思是誰敢侵犯他一絲一毫的，來受領這傢伙——拳頭！

市的中心有一片曠場，大家就把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曠場的中心。石像的基臺用石塊砌成，就是雕刻家雕像時鑿下來的大小小的石塊。這一種新的美術建築法，雕刻家說比較用整塊的方石墊在底下好得多。基臺非常高，人從市外跑來，第一望見就是這石像，猶如跑進巴黎第一望見那鐵塔。

雕刻家從此成了名。他能夠給古代英雄雕一個石像，滿大家的意。

爲了石像成功會開一個盛大的紀念會。市民在石像下行禮，歡呼，唱歌，跳舞；還喝乾了幾千盞的酒，拉破了幾百身的衣裳，跌傷了好些人的膝蓋額角。從這一天起，大家心裏有這位英雄，眼裏有這位英雄，作一切的事好像比從前特別出勁，特別有意思。無論誰從石像下經過，總是停步，恭恭敬敬鞠躬，然後再走去。



驕傲，若非聖人或愚人，就難得免。那塊被雕成英雄像的石頭，既不是聖人，又不是愚人，只不過一塊石頭罷了，見人家這樣崇敬他，當然遏不住他的驕傲。

「看我多榮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禮。我知道他們中間沒有一顆心是虛偽的。這種榮耀最難得，沒有一個神聖仙佛能夠比得上！……」

他這話不是向浮游的白雲說，白雲無心，不能懂他的話；也不是向搖擺的叢林說，叢林絮語，沒空聽他的話。他這話是向墊在他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塊說的。驕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擺，也是世間的老規矩。但是他依然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並不略微低頭湊近他的伙伴，這就見得他的驕傲太過了分。他竟不屑再近他的伙伴，再看他的伙伴；嚥住在他喉間沒有說出的一句話，當然是「你們，墊在我下面的，算得什麼呢！」

「喂，在上面的朋友，你給什麼東西迷住心了？你忘記了從前！」在基臺一角的一塊小石頭慢吞吞地說，宛如喚醒醉人，每個字音都發來清楚，着實。

「怎麼樣？」上面那石頭覺得出乎意料，但不肯放棄傲慢的聲氣。

「從前你不是同我們混和在一起的麼？也沒有你，也沒有我們，我們是一整塊。」

「不錯，從前我們是一整塊。但是，經雕刻家的手，我們分開了。鐵鑿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你們紛紛掉下了。獨有我，成爲光榮尊貴，受全體市民崇敬的雕像。我處現在這特殊地位正是應當的。你們在我下面墊底作基臺，也適合你們的身分。難道你們同我平等麼？如果你們同我平等，先得叫地和天平等！」

「嘻！」另一塊小石忍不住出聲笑了。

「笑什麼？沒有禮貌的東西！」

「你不但忘記了從前，也忘記了現在！」

「現在又怎麼樣？」

「現在你其實沒同我們分開。我們還是一整塊，不過改了個樣式。你看，從你的頭頂到我們最下層，不是膠黏在一起麼？並且因爲改成現在的樣式，你的地位很不安穩。你立足在我們身上，只要我們拋開你，你就不得高高地……」

「除開你們，世間就沒有石塊了麼？」

「再不用尋別的石塊了。那時候你一交跌下來就沒有了你！碎作千塊萬塊，同我們毫沒分別。」

「沒有禮貌的東西！休得瞎說威嚇人家！」上面那石頭動了怒，又想自家的尊嚴不可損失，故而大聲呵喝，像對着罪犯奴隸。

「他不相信，」砌成基臺的全數石塊一齊開口，「馬上試給他看！我們就此拋開他吧！」上面那石頭驚得忘記了動怒，也忘記了自家的尊嚴，只提高聲音央求道，「慢！慢！彼此是朋友，混和在一起膠黏在一起的朋友，何必作難！我相信你們的話全是真的，你們切莫拋開我！」

「哈！哈！你相信了？」

「相信了，完全相信。」

危險算是過去了。驕傲像隔年的草根，寒冬方過，又透露一絲的芽。上面那石頭故意把語聲發得軟和點，商量一般說道，「我總覺得我比你們高貴些，因為我代表一位英雄，他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

一塊小石帶笑帶諷說，「歷史全靠得住麼？幾千年以前的人，獨個兒在那裏想的心思，寫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都會寫下來。我看歷史能不能全信？」

另一塊石頭接着說，「尤其是英雄，也許是個庸人，也許是個壞東西，給寫歷史的人高興這麼一寫，就變成英雄了；反正誰也不能倒過年代來對證。更有趣的，並沒有這個人，明明是空虛，也會成爲英雄。哪吒，孫行者，武二郎武松，不都是英雄麼？這些雖說是小說裏的人物，然而確已生存在人們的心裏，這就小說和歷史相差不了多少。」

「我所代表的那位英雄不見得是空虛吧？」上面那石頭有點心寒，竭力想安慰自己，「看市民這樣紀念他，崇敬他，應該是歷史上真實的英雄。」

「那裏說得定呢！」六七塊石頭同聲接應。

一塊伶俐的小石又加上一句道，「市民最大的本領就是紀念空虛，崇敬空虛！」

上面那石頭十二分不安，喃喃地獨語道，「那末我上當了！那個雕刻家叫我代表了空虛，卻把我高高矗起，算是給我光榮尊貴的地位。我起初不明白，還以爲足以驕傲。我上當了！」

砌成基臺的許多石塊也喃喃地說道，「我們又何嘗不上當！一輩子堆疊在空虛的底下，有什麼意思！」

大家不再開口，各自想心思。

半夜裏，石像忽然倒跌下來，像游泳家從高處跳入水中。離地高，跌得重，碎作千塊萬塊，不再存石像的一絲踪影。同時基臺也解放，坍到地上，依舊是大大小小的石塊。

明天早晨，市民豫備經過石像下恭恭敬敬鞠躬，卻見曠場中心堆滿亂石塊，石像不知那裏去了。大家呆呆相看，說不出一句話；身體好像被抽去一半的精神，做事就覺懶懶地沒有意思。

雕刻家來到亂石塊旁邊大哭一場，算是哀弔他生平最偉大的成績。並且宣告說，他從此不會雕刻了。的確，他以後不會雕過一件小東西。

亂石塊堆在曠場中心很討厭，有人提議用來築市外往北去的道路，大家都贊成。新路築成之後，

市民由此往各處去更覺方便，不免高興，又舉行慶祝的盛會。

晴美的陽光照在新路上，每一石塊露出一個笑臉。他們輪替地讚美自己道：

「我們真個平等！」

「我們毫不空虛！」

「我們集合在一塊，鋪成真實的路，讓人們行走！」

## 稻草人

田野裏邊的景物和情形，日間的自有詩人吟成妙美的詩篇，畫家描成清麗的畫幅，告訴給世間的人，至於夜間，詩人喝着甜美的酒漿微微醉了，畫家抱着精雅的樂器低低唱了，更沒有功夫來到田野裏邊。還有誰將夜間的田野裏邊的景物和情形告訴給世間的人呢？有，還有，這就是稻草人。

我們聽基督教裏的人說，人是上帝手造出來的。我們且不問這句話對不對，只是套一句調子說，稻草人是農人手造出來的。他的骨骼是竹園裏的細竹枝，他的肌膚是去年的黃稻草。破碎的襪絲籃或是穿了孔的荷葉都可以做他帽子，下面遮蓋着眉眼鼻口不分的臉孔。沒

有指頭的手拿着一柄破壞的扇子；其實不能算拿，線縛住了扇柄，垂垂地懸挂在手上罷了。骨骼的末端伸出於身體之外；農人將他插在田畦旁邊的泥土中，他就一天到晚站在那裏了。

他非常能盡職。若將耕牛同他比，耕牛有時要躺在地上，仰起了頭看天，覺得懶惰多了。若將守夜的狗同他比，守夜的狗有時要跑向前村後落，累主人四出找尋，覺得頑皮多了。他沒有一刻嫌得煩悶，像耕牛般躺着看天；也沒有一刻貪着玩耍，像守夜的狗般跑了開去，他只一動不動地看着田畝；手裏的扇子輕輕搖動，驅逐那些飛來的小雀，他們是想喫新結的穀實的。他不用喫飯，也不用睡覺，便是坐下歇一歇也不需要，只永久地挺挺地站在那裏。

這是當然的，夜間的田野裏的景物和情形，獨有他知道得最明白而豐富了。他知道露水怎樣從天上灑下來，露的味道是怎樣甘甜；他知道星兒怎樣揚他們的美眼，月兒怎樣獨笑；他知道夜的田野是怎樣靜默，草樹怎樣沈睡；他知道小蟲們怎樣互相訪問，蝶兒們怎樣戀愛；總之，他知道夜間的一切。以下就講他在夜間遇見的幾件事情。

一個星光燦爛的夜間，他看守着田畦，手裏的扇子輕輕搖動。新結的穀實肩擦着肩，輕

風過時，發出瑟瑟的低響。他們承受着星光，綠色轉得更嫩，勝過當初的新秧。稻草人看着，心裏很快活。他想今年的收成，一定可使他的主人，一個可憐的老婦人，笑一笑了。她以前幾會笑過呢？八九年前，她的丈夫死了。她哭得一雙眼睛到今還紅着，而且自然流淚。她同她的唯一的兒子耕種這一區田，足足三年，才將她丈夫的衣棺埋葬費還清。接着她的兒子染着喉症死了。她當時昏了過去，從此又添了時時心痛的毛病。只賸着一個人了，又沒有以前那樣的氣力，勉強強強耕種這一區田，挨過三年，才將她兒子的衣棺埋葬費還清。又接着兩年水荒，將要收穫的穀全浸在水底，不是腐爛，便是發了芽。於是她的眼淚流得愈多，眼睛模糊，看不清五步以外的東西；她的臉上全是皺紋，決不像會露出笑容的，卻很像乾癟了的橘子。可是今年的田稻倒很肥足，雨水又不多，大有豐收的希望。所以稻草人豫先替她快活。若是到了收割的那一天，她看見收得的盡是豐美的穀實，她想這些將全歸她所有，她又想今年的勞力的報酬才由她自己接受了，那時她的皺癟的臉上一定會現出個安慰的滿足的笑容來。倘若她真有這一笑，在稻草人便比見了星兒笑、月兒笑、都快活，都珍貴，因為他愛他的主人。



他正在思想時，一個小蛾飛來了，是黃白色的小蛾，他立刻認識他是稻禾的仇敵，也就是主人的仇敵。從他的職務想，更從他對於主人的感情想，都必須將他驅逐了開來才是。於是他手裏的扇子屢屢搖動了。扇子的風很有限，不足使小蛾驚怕。那小蛾只飛遠一點，就在一棵稻草上歇了下來，對於稻草人的驅逐，竟同沒有這回事一般。稻草人見小蛾歇下了，心裏非常着急。可是，他的身軀同樹木一樣，裁定在那裏，要走前半步也做不到；扇子只管扇動，但沒有效果，那小蛾依然穩穩地歇着。他想到將來的田裏的情形，想到主人的眼淚和皺癯的臉，又想到她的命運，心裏就同刀割一般。但是那小蛾是歇定了，驅逐又沒有效果。

星兒結隊歸去，一切夜景退隱的時候，那小蛾也飛去了。稻草人很愁悶地望那棵稻草。果然，在莖的中段折斷了，斷處上端的綠葉很可憐的垂了下來，而且乾枯了。便仔細地望去，葉背還留着好些蛾子。這個使稻草人增加了無量的驚恐，心想禍事真個來了，不只是料度而已。可憐的主人，她所有的是一雙模糊的眼睛，要警告她，使他及早看見這個，才有挽救呢。他這麼想着，搖動扇子更勤；扇子拍着他的身軀，作拍拍的聲響。他不能叫喊，這是他唯一的警告主人的法子了。

老婦人下田了。她偻着腰背，看看田裏的水恰夠好，不必再從河裏車水進來。又看她所手種的稻，全是非常旺健的樣子；摸摸穀實都是飽飽的。又看那個稻草人，帽子依舊戴得很正；手裏的扇子依舊拿着，聽得拍着身軀的聲響；而且站得很好，非但有移動位置，竟直挺挺的和昨天天一模一樣。她看一切事情都很好，便跨上田岸，預備回家去搓草繩。

稻草人看她將要去了，急得不可言說，只將扇子連連地拍着，想靠着這急迫的聲響留住她的脚步。這聲響裏邊彷彿說，「我的主人，你不要去呀！你不要以為田裏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天大的禍事已留下種子在你的田裏了。等到發作的時候，便將不可收拾，將要滴乾你的眼淚，將要碎裂你的心！此刻趁早撲滅，還來得及。這，就在這一棵，你看這一棵稻的葉背呵！」他反覆地靠扇子的聲響表示這些警告的意思；可是老婦人那裏懂得他，她一步一步去得遠了。直到他望不見了她的背影，才知他的警告是無效了。

除了他之外，沒有一個人爲田稻發愁的。他恨不能一步兩步跨了過去，將禍害的根苗撲滅了；又恨不能託風兒傳話，叫主人快來豫防禍害。他本來是身軀瘦弱的，一經愁恨，更見憔悴，站直的勁兒也沒有了，只是斜着肩，曲着背。成一個病夫的樣子。

不到幾天，黃白色的小蛾佈滿在稻莖上了。當夜深靜默的時候，稻草人聽得他們吸取稻汁的聲音，也看見他們歡欣的飛舞。稻穗漸漸無力地垂下了，綠葉也露出死的顏色。他不再看，心知主人今年的辛苦又只換得了眼淚和悲歎，他於是低頭哭了。

這時候天氣很涼了，更兼在夜的田野之中，冷風吹得他的身軀索瑟顫動，只因他正哭着，沒有覺得。忽然一個女子的聲音「我道誰，原來是你，」提醒了他，方覺得身上非常寒冷。這也沒有法子，他爲着他的職務，雖然寒冷，依舊站在那裏。他看那個女子，原來是一個漁婦。田畝的前面是一條河流，她的漁船就泊在那裏，船裏露出一粒火燄。她那時正架起一個魚網，沈入河底；豫備好了，就坐在河岸，等待舉網。

船裏時時發出小孩咳嗽的聲音，又時時有困乏而細微的叫喚「媽」的聲音。這使她異常焦心，舉起網來，沒有平時那麼順便，幾乎回回是空的。她就向她船裏的病孩子說道，「你好好兒睡罷。待我網得些魚兒，明天煮粥給你喫。你只管叫，我的心給你叫亂了，魚兒便網不到了。」

孩子那裏耐得住，又喊道，「媽呀，我的喉嚨要裂開來了，給我茶喝！」他說罷，按着

一陣咳嗽。

「這裏那有茶！你安靜些罷，我的祖宗！」

「我要喝茶呀！」孩子竟放聲號哭了，在這空曠的夜的田野裏，這哭聲更覺得悲悽。

漁婦無可奈何，放下了手中執着的拉網的繩，鑽進艙裏，取了一個碗，從河裏舀了一碗水，回身授給病孩喝了。孩子嚥水，彷彿灌注的樣子，他實在渴極了。但放下碗時，咳嗽更爲厲害；到後來只有喘氣，沒有咳聲了。

漁婦也不去管他，仍舊登岸拉她的網。好久好久，病孩沒有聲音了，她也拉了空網不知幾回了，才得一尾鱒魚，有七八寸長。這是今夜第一次的收穫，她很鄭重地從網裏取出，放在一個木桶裏，然後再下網。這個木桶，就在稻草人的足邊。

這時候稻草人更爲傷心了。他可憐那個病孩，在喉乾欲裂的時候沒有一口茶喝，在病得很苦的晚上不能同母親一起睡覺。他又可憐那個漁婦，在這寒冷的深夜裏打算明朝的粥，因而硬着頭皮不顧她的病孩。他恨不得將自己給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躺在孩子身體底下讓他取暖；又恨不得奪下黃白色的小蛾的贓物，給漁婦煮粥喫。他若是能夠走動時，一定要照着他

的心意做了；最可恨他的身軀同樹木一樣，栽定在那裏，半步也不能動。他沒有法子，只有繼續低着頭哭，哭得更悲切了。直到鯽魚被投入木桶時，突然的聲響引起他的好奇心，才停止了哭，看是什麼事情。

這木桶裏盛着一片的水，鯽魚側躺在桶底，只有貼底的一面身體略覺潮潤，這是他所難堪的。想逃出這個地方，他開始用力地跳。跳了好幾回，都給高高的桶框擋住，掉下時依舊側躺在桶底，且覺身體很痛。他的向上的一顆眼珠看見了稻草人，便哀告道，「我的朋友，你且放下手中的扇子，救救苦難的我罷！我離開了我的水鄉，只有死而已。你爲一點不忍的心起見，救救苦難的我罷！」

鯽魚這麼哀告着，稻草人心酸已極，只有抖抖地搖他的頭。他的意思是說，「請你饒恕我，我是個柔弱無能的人呵！我的心不但願意救你，並且願意救捕你的那個婦人和她的孩子，更願意救在你和他們以外的。可是我同植物一樣，栽定在這裏，不能自由地移動半步。我怎能如我的心願做呢！請你饒恕我，我是個柔弱無能的人呵！」

鯽魚不懂得他的意思，只見他連連搖頭，憤怒就像火一般熾盛起來了。大喝道，「這又

不是困難的事，你竟沒有一點人心，只是搖頭。原來我錯了，自己的苦難，那有求別人援救的道理！我只當自己努力，努力無效，也不過一死罷了。這又值得什麼！」他說着，重又開始跳躍，尾和鰭的尖端都運着十二分的力，不要說別的部分了。

稻草人見鯽魚誤解他的意思，又沒有方法向他說明，只有默默地哀歎，怨悵地哭。隔了一會，他偶然擡頭，看見那漁婦睡着了，一手還執着拉網的繩；這大約因為她過於疲困之故，雖然注意在明朝的粥，也敵不過睡神了。桶裏的鯽魚呢，跳躍的聲音不聽見了，只有些無力的尾巴撥動的聲音。稻草人想今夜的悽愴是從未經過的了，真是個悲哀的夜呵！看那些黃白色的小強盜，卻喫飽了他們的贓物，正飛舞得起勁呢。這些贓物，全出於主人的老筋骨的氣力，現在給他們喫掉，世間有比這個更可憐的事麼！

星光漸漸微淡，四圍給可怕的黑充滿了。稻草人忽覺側面田岸上有一個黑影走來，仔細望去，蓬亂的髮髻，寬大的短襖，認得出是一個女子的影子。她立定了，望那停泊着的漁船；不再走過來，卻轉身向河岸走。不幾步到了，就挺挺地立在那裏。稻草人覺得奇怪，便一意留心於她。

一種極哀傷的聲音從她的口裏發出來了，低細而且斷續，獨有稻草人聽得出，因為他聽慣了夜間的一切微聲。她的聲音是以下這些話語：「我不是一條牛。也不是一口豬，怎能便聽從你賣給人家？倘若此時再不出來，明天便被你迫着，買到人家去了。你得到一點錢，也不過賭這麼一兩場便輸掉了，或者喝幾天黃湯便化掉了，那裏有什麼益處！你爲什麼一定要迫着我？……只有死，除了死沒有路呢！死了，去尋我的死小孩作伴罷！」實在這些也不成話語了，不絕的嗚咽將各個聲音攪糊，只是啼泣而已。

稻草人心驚非常，想這又是一件慘痛的事情給他遇見了，她將尋死呢！他急欲救她，出於一種不自覺的情思；因將扇子重重拍着，希望喚醒那疲困的漁婦。但沒有效果，那漁婦同死的一樣，一動也不動。他於是自恨，像樹木一樣，栽定在那裏，半步也不得移動。他知道見死不救是一種罪惡，而他自己正犯着這種罪惡。這真是比死還難受的痛苦呵！「天快亮罷！工作的農人們快起來罷！鳥兒快飛去報信罷！晨風快吹散她的尋死的念頭罷！」他這樣默默祈禱，但四圍依然充滿着可怕的黑，一切都只默默。他心碎了；然而不能自主，更恐怖地望那河邊立着的黑影。

她默立了一會，身子往前頓了幾頓。稻草人知道可怕的時候到臨了，手中的扇子只是拍地響着，但隨後她又挺挺地默立了。

不知又隔了多少時間，她忽然兩臂上舉，身體像倒轉來的樣子，向河中竄去。稻草人看見這樣，不等到聽見她落水的聲音，就沒有知覺了。

明天早晨，農夫從河岸經過，發見了河中的死屍。傳告大眾，近村的男女都趕出來看。雜選的腳聲驚醒了酣睡的漁婦；她看那木桶中的鰱魚，已經僵僵地死了。拿了魚桶回入船艙，病孩的面龐更瘦了一點，咳嗽沒有一刻間斷了。那老農婦也跟着大眾到河邊來看；走過她的稻田時，順便看一看她自己的成績。完了，一夜工夫，未長足的稻穗都無力地倒了下來，稻葉全轉了乾枯的顏色。她於是椎胸頓足地哭。人家回來問她時，看見那稻草人橫倒在田旁了。

一九二二，六，七。

（選自稻草人）



## 報銷主義

一個縣官上任不到幾天，接到上峯的一道通令，教他調查縣境內露天茅廁共有多少，又教他擬具撤除和改良的計劃，理由是「以重公衆衛生」之類。呈報的限期很短，這公文大概又在繕寫員和收發處那裏耽擱了一些日子，遞到這個縣官手裏，算來祇有兩天工夫了。

這真教縣官上了心事。兩天以內，要把全縣的露天茅廁調查清楚，就是縣公署內全體動員，連廚房茶房都跑出去，也辦不了。何況還要擬具撤除和改良的計劃。你要因地制宜，處置得適當，在一所茅廁旁邊不就要消磨了幾點鐘的時光嗎？

初不料辦理縣政有這麼些麻煩，連茅廁也得過問一下子，這個縣官不免現出頹唐的神色，同時說一些「怎麼辦得了」的怨苦話。

旁邊一個第幾科科长看了這個初出茅廬的縣官的慌張情形不由得要笑出來。這樣一道通令已經要說「怎麼辦得了」，接到了「限期剿匪」「催繳賦稅」的公文，不將驚駭到發了神經病嗎？然而縣官到底是他的東家，笑出來當然不好意思，看東家唉聲歎氣也不是事，「公

事」總得要「辦」了才行：這個科長就告訴縣官這件「公事」應該怎麼「辦」。

依科長的辦法，不要說縣公署內全體動員是不必，簡直一個調查員都不用派遣。縣境內共有多少鄉鎮，早就有數的了，不待調查。每個鄉村假定牠有多少露天茅廁，這不是只消念頭一轉就可以解決的嗎？而且未必見得「不科學」，科學的研究也往往利用着假定呢。把假定數和鄉村數乘一下子，茅廁的總數就出來了。計畫呢？「想當然」也就可以對付。勒令鄉鎮長撤除若干所，其不便撤除的，應由業主加以整理，以合於衛生為度：這不是個像模像樣的計畫嗎？即使真個站到茅廁旁邊斟酌上大半天，想出來的計畫也不過如此而已。

第二天，呈復的公文立即發出，比限期抄前了一天。關於這件事，以後再沒有下文。公文大概由上級機關歸了檔，保存起來了。

以上並非說笑話，乃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縣官以後的官况如何，不得而知。揣想起來，他從這件事上得到了啓發，一定懂得「公事」應該怎麼「辦」，當他接到上峯無論什麼命令的時候，該不至於再說「怎麼辦得了」了吧。

行政不能不靠公文。否則一些公務人員就得時時刻刻跑來跑去，關照這一件，報告那一

件，多麼麻煩。雖說現在各地有了長途電話，不必跑來跑去一樣可以關照和報告了，可是電話不留痕跡，要備稽考，還得用公文。不過公文並不是最後目的，最後目的乃在實際的事務。爲了要辦理事務，所以要發布公文。根據了公文，還得去考核事務有沒有辦理得妥當。一般行政界却把這一層淺顯不過的道理忘了，竟讓公文和事務脫離了關係，收發和歸檔就是一切，以外再沒有別的事情，好像「行政」和「辦公文」只是同一意義的兩個說法：這雖然大家見慣，但不能不說是個奇怪的現象。那科長看透了這個現象。所以他的辦法索性一點事情都不去做，只要坐在衙門裏發出一封呈復的公文就得了。這種辦法，在沒有行政經驗的人看來，沒有不覺得奇怪的。

有了收文簿發文簿，有了檔卷，開起會來，就有了報告的材料，「截至什麼時候止，共收到公文多少件，發出多少件。」編起公報乃至年鑑等等東西來，同樣可以取之不竭。辦交代了，把這些東西交代下去，就是前任的政績，後任來接手了，把這些東西接到手裏，繼續着再「辦」下去。所謂行政就是「辦」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是全部行政的歷史。

歷史原是由人類造成的，但得由實際的活動，不在乎紙面的文字。現在組織了一個極大

的系統，大家專心致志，只在造成文字上的歷史。你若要問他們幹了些什麼，他們就抱了一大堆的檔卷向你報銷，「我們幹的全在這裏了，」彷彿責任已盡，臉色十分泰然。却沒有想到實際的歷史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你們要問的原是實際的歷史而不是文字上的歷史。

我們離開了行政界，再來看看教育界，似乎這種報銷主義也非常流行，幾乎成爲一貫的信條。

先說學生。學校教學生念教科書，學生只管念，念了就完事。學校教學生抄各種筆記，學生只管抄，抄了就完事。其實教科書同筆記和堪以應用的經驗之間還有着不少的距離，讀了教科書抄了筆記未必就有了堪以應用的經驗，必須根據了所讀的所抄的再從事物物上去體察去磨鍊才行。現在讀了抄了就完事，對於學校固然可以報銷過去了，對於學生自己却沒有多大的好處。

再說學校。學校負着異常神聖的責任把學生接在手裏，「養成健全的公民」哩，「陶冶完美的人格」哩，一大套。因爲這些難以作明顯的報銷，學校就把牠具體化了，教學生讀教科書，彷彿正中的公民教科書，加上商務的國文教科書，加上中華的算學教科書，……就等於

健全的公民和完美的人格。這樣，報銷起來自然便當得多，讀到末了一冊的末了一頁，就是讀完了，誰也不會弄不明白。又把學生考試一番，評定了分數或者等第，填上成績報告書去，這更是個真憑實據的報銷。至於教科書是否融化到了學生的生活中間去，分數等第和真實的知識能力之間還隔着幾重山水，這些都和報銷無涉，也就置之不問。

再說視學員。視學員跑到學校裏，最注意的是這個學校學生足額不足額，表格完全不全。學生不多和表格不備往往是一個學校受到斥責的重大罪狀。其實學生不來，沒有法子到一家家去拉。表格掛滿了所有的牆壁，其作用也可以等於幾幅字畫。那末爲什麼應該受斥責呢？就斥責你的不懂得報銷主義呀。學生照理要滿多少額子，學校照理要造多少表格，你却不足數，怎麼報銷得過去！至於視學員自己，自然大都是報銷主義的信徒。「某學校訓練有方，可以嘉許，某學校教法欠妥，尙待改善，」這樣寫成了視學報告書，在公報上登過一下，原稿歸到了檔卷裏去，他們就問心無愧地到會計處領他們的視學員薪俸去了。

豈只教育界而已，報銷主義好像肺癆病，蔓延得非常廣遍，幾乎隨時隨地都可以遇到牠。一個團體組織起來了，章程通過，執行委員舉出，以後就沒有事情了：這樣的經驗差不

多大家都有過。這除了向大眾報銷曾經有過這麼一個團體以外，還有什麼意義？——說是說不盡的，所以不想再說下去。只是有一層，若要把一切事情辦好，總得丟開這種報銷主義，即使不能丟得淨盡，也得把牠減到最低的限制度。

（選自文學）

## 某商人的話

這圓臉上抹了一層灰色，喝了幾口酒之後，才透露着微紅。

在以前，這人的臉並不是這麼圓的。顴頰突起，下巴尖像個小肉瘤，合起來看，臉的下半截正成個三角形。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王道樂土」趕不及編輯許多適應「王道」的書籍供給學校裏應用，他的小本經紀居然做了點好生意。他向大書坊販了那些「攔貨」，就是不合於現行課程標準而賣不出去的，到那邊去供人家應急，兩三年間賺了幾千塊錢。他的臉也漸漸地圓了起來，也許是到了中年生理上應有這轉變吧，也許是爲了「財發」所以「身發」了吧，當然沒法斷定。

然而，現在，這圓臉上抹了一層灰色了。

他不再作以前那樣樂天安命的口氣，

「那邊蠻好，規規矩矩做生意是一點沒有什麼的。」以前他常常說這樣的話，使聽到的人疑心那些慘酷的新聞是什麼人在那裏存心造謠。

他放下酒杯，把聲音放得很低，彷彿鄰座就坐着一個密探似的，感慨地說：「不行了，完全不行！沒有生意，天天貼開銷。教科書由他們頒發下來，再沒有我們的份。凡是有中華民國字樣的書都不能賣。你看，這碗飯怎麼吃得下去？我是決意收場了。蝕剩幾個錢，還好在上海富三更要困難萬倍呢！」

他蹙緊眉頭，眼光落在酒杯裏，不開口了，大概在想像萬一討了飯以後的淒涼况味。一會兒，他又抬起頭來喃喃地說：「照那邊的情形看來，三百六十行裏頭簡單要剔出『書生意』這一行，中國文字的書要大家少讀，不必說了。日本文字的書總該教大家多讀些了吧。論知也不然。學校的學生只領到薄薄的幾本書，隨便讀讀也就算了，吃重的却是勞作和兵操那些事項。他們的想頭真利害。他們知道無論什麼文字都可以傳達各目的心思，記載過往

的歷史，所以書越少讀越好，最好使大家一種文字都不識，開鑛開工廠是需要勞力的，衝鋒打仗尤其需要有人打頭陣，所以勞作和兵操却要認真地教練着，他們要的是赤心忠良的奴隸，他們的教育幾乎用不到文字同書。

「說起赤心忠良的奴隸，我告訴你一個小小的故事。

「有一個老頭子在教育界裏當一份差使，位置並不低，平常的表示也很忠心。他的兄弟在歐洲，這回寄一封信回來，不免說了些不滿現狀的話。檢查員看到這樣的信，仔仔細細照樣封好，讓郵差送去。這是試試那老頭子的。那老頭子，若是真個忠心的話，看到這樣的信，雖說是兄弟寄來的，也該公開檢舉，他們等了些日子，並不見那老頭子出來檢舉，就去搜查他的屋子。搜來搜去，竟不見那封信的蹤影。原來那老頭子恐怕惹禍，偷偷地把牠燒掉了。這還了得，接到了意存反抗的信，非但不出來檢舉，還要把牠毀屍滅迹，那是他的不忠心顯然可知了。爲了這個罪名，那老頭子就送掉了他的老命，死法很別致，不是鎗斃，不是絞死，乃是不知道用什麼方法的毒打，聽說屍體給打成幾段呢！

「在那邊，」他用拳頭擊着桌子，說話聲音轉得響亮而有力，「一個人只有兩條路可以



走，去當赤心忠良的奴隸是一條路，去當不顧一切的義勇軍又是一條路。

「可是，像那個老頭子，在他最後咽氣的時候，大概還自以為赤心忠良的，然而他免不了了一個死，並且死在不忠心的罪名上，可見奴隸的路實在不容易走。

「義勇軍的襲擊的確教他們窮於應付『清匪』『治匪』成爲他們最艱難的題目。然而義勇軍的路也不是人人能夠走的，膽子小，存着這樣那樣的顧慮，雖然在憤激時候常常要說『索性當義勇軍去吧！』而結果還是獸在那裏一動不動，這樣的人實在居其多數。

「兩條路都走不來的，也有他們的路，就是死路一條！譬如我，生意做不下去了，只好決意收場，就是走到死路的路頭。不過我還好一點，此番去料理清楚後，再可以回南來想法子。生根在那邊的生意人可真不得了，生意支持不下去，動又動不得，只有等死的份兒。

「再說那邊的農民，痛苦更比生意人利害得多。告訴你，那邊爲了『清匪』沒有什麼成效，現在施行一種『集村』的辦法。什麼叫做『集村』呢？就是教散居在各處的農民搬到指定的地方去住，這樣聚集起來，稽查和管束可有許多的便利。但是，農民的田地是搬不動的，離開了自己的田地又去耕種什麼？對於這個問題，他們一律不管，要你搬就得搬，不搬

就是罪名。好在田地是不會荒廢的，移民局正在那裏招致大批的移民。待移民達到預計數量的時候，所有農民同胞就完全橫倒在死路上了！」

（選自作家）

## 勒令轉學

勒令轉學的辦法不知道是誰發明的。現在很通行，並且釀成了自殺案。在從前，學校覺得某一個學生不行，不堪造就，老實把他斥退了完事。他還念不念書，他有沒有地方念書，一概不管。勒令轉學的辦法可不然，似乎很替家長所化的資本和學生們修的學業打算，只教你轉個學罷了，讀了一學期一年級的繼續進一年級，讀完了一年級的照例升二年級，你一點不吃虧。這辦法又似乎很顧全學生的面子，拿了一張轉學證書，跑進另外一個學校，註冊，繳費，你那樣當你的學生，從前種種是神不知鬼不覺的。然而，教育者的昏庸卑劣就從這辦法上顯露得非常明白。假定學生的不行是真的不行，教育者自問無能爲力了，只得推了開去完事，這無異宣告他們對於教育事業完全不能勝任，教育事業是應該鏗而不舍的，無論怎樣

不行的材質，總得不放手地加工夫上去。況且現在一班被勒令轉學的學生，從常識的眼光看去，並非真的不行，他們不過多一點血氣，懷着一腔憂憤，行動上參加了所謂救國運動，如是而已。這樣的學生，即使作事不怎麼周妥，總該得到教育者的同情，因為教育者和他們生在同地，他們所感到的，教育者決不會全無所感。可是事實上不然，教育者認為這樣的學生不行，擺出一副不屑教誨的面孔，把他們推了開去。不知道教育者將自居於何等樣人！再說勒令轉學的辦法，和縣官遣送難民出境，上海巡捕房把叫化子逐出租界，是一脈相傳的手段，容留在自己地方討厭，趕了出去，讓別地方受累，做起「報銷」來，自然可以說境內沒有難民和叫化子。你看，這多麼省事！尤其妙的是雖然勒令學生轉學，而別的學校未必真會受累。學校和學校之間不妨成立一種默契，對於轉學的學生拒而不納。學額已經滿哩，還得經過一度考試哩，儘可以和顏悅色地答復轉學學生，以達到不納的目的。於是一邊已經把討厭東西驅逐出境，一邊並沒有把將使自己受累的東西收留進來，彼此天下太平。而發出轉學證書這方面的教育者，當吩咐學生轉學的時候，大概還堆着一臉的「德色」，其意若曰：「你幹得好事，可是我絕不難為你，好好兒轉學去吧，你在任何方面都沒有吃虧。」實際

呢，還是斥退，不僅一個學校的斥退，竟可以是所有學校都對轉學學生關起門來。沒有斥退之名，而有斥退之實，教育者的心計工巧到這般地步，或許是教育界的一大進步吧。然而，依爽直的人想來，還是從前乾脆地斥退的辦法值得稱許。這辦法絲毫不扭捏，老老實實擺起蠻不講理的面孔，「我不要你，滾你的！」開門見山，沒有那種鬼祟尖刻的小家氣。

教育者決不該和學生對立，對立之後，就沒有教育可言。現在大家在那裏倡導，各色各樣的人在民族解放的大目標之下聯合起來，教育者和學生之間，論關係是再密切沒有的了，論情誼又不亞於家人父子，應該會最先聯合起來。不幸事實上並不如此，雙方往往成爲對立的形勢，不是消極地甲方不管乙方，就是積極地甲方壓迫乙方。學生除了讀書而外，還管一點旁的事情，使教育者加增許多麻煩，如軍警來搜查學校之類，原是有的。但是教育者不能爲了怕麻煩，不問是非曲直，也和學生對立起來，只想把自己認爲引起麻煩的學生去了完事。至於說學生的某種舉動有旁的動機哩，某種舉動有黨派作用哩，因而下斷語說一概要不得，非取締不可，這種鑽到隱微渺茫處所去的看法，實在有失教育者坦白爲懷的態度。章太炎打給宋哲元的電報說：「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黨者，但問今日之主張如何，何論

其平素！執事清名未替，人猶有望，對此務宜坦懷！」教育者吃了公衆的飯，負責教育的責任，什麼事情不好想，却偏要在這等地方枉費心機，真該聽聽章太炎「對此務宜坦懷」的教訓呢。當然，教育者也不是「心如槁木死灰」的人物，只因多吃了幾年飯，懂得盤算個人的利害，以爲學生幹的只是胡鬧，徒然吃虧，完全無濟於事，由看不起而轉成厭惡，由厭惡而轉成對立，往往有之。依他們的意思，最好是學生什麼都不聞不問，姑且關在學校裏讀死書，學校以外呢，一切人也裝得若無其事，討飯的討他的飯，跳舞的跳他的舞，直到這麼一年的這麼一天，準保勝利的一切預備工夫都做得很好了，然後轟轟轟放起三聲民族解放的信砲來，然後大家放下手頭的私務，一齊來完成民族解放的大業。這樣的境界想想固然有趣，可惜只能想想而已，其難以實現正同一個虛幻的夢。學生不能關在學校裏讀死書，並非他們和書有什麼讎恨，實在時勢來得嚴酷，牠時時刻刻在學生的耳朵旁邊警告道：「你再要讀死書？你將不得生活了！」聽到了這樣的警告，酷愛生活的學生還關得住嗎？教育者如果不明白這一點道理，現在還只是勒令一部分學生轉學，在最近的將來勢必至於勒令全體學生轉學。到了每個學校勒令全體學生轉學的時候，教育者大概要快慰地笑一笑吧。因爲這時候學

校裏再沒有學生，再不會有什麼麻煩事情加到他們身上來了。

(選自中流)

## 養蜂

近年來我國有一種新事業——養蜂。蜂種從意大利買來。據說我國的蜂不會經過遺傳上的選擇，不適宜用新法養的。

養蜂可以增益國產，養蜂可以沾光厚利，養蜂的人這麼說。這不是羣己兩利麼？這不是理想事業麼？於是養蜂的人多起來了。

養蜂原來有兩個目標，採蜜和分房。養蜂的人能夠用了不同的管理法操縱那班飛行的工人；要他們釀蜜就釀蜜，要他們繁殖就繁殖。而一般的目標大都在後者，就是要他們做傳種的工人。

理由是很明白的。意大利種，增益國產，沾光厚利，誰聽了不動心？誰不想分幾房來試試？所以蜂種賣得起錢。賣蜂種還可以營副業。人家買了蜂種，就得使用養蜂的一切傢伙；

製造了蜂房、巢礎、隔王板、捲蜜機等等賣給他們，也可以沾不少的光。

「人同此心，」買蜂種的人的打算和賣蜂種的人的一樣，他的事業也是賣蜂種，賣養蜂應用的傢伙。大家把採蜜的事情看得無關緊要；也可以說，差不多把蜂能釀蜜這一項常職忘記了。

然而採蜜究竟是一個不該放棄的目標。惟其採蜜，分房纔有意義：蜂的數量愈多，蜜的產量也愈多。現在不然；前一回的分房只是後一回的預備，後一回又是更後一回的預備，而並不希望採什麼蜜。這樣，養蜂就成一種空虛的事業——原說增益國產，實際上卻沒有「產，」豈非空虛？

可是市場上並不缺少蜜。新式的養蜂家也有長瓶矮瓶盛着蜜陳列在玻璃櫥裏作幌子。據說這些都是不會經過遺傳上的選擇的「國」蜂的成績。「國」蜂雖然雙腳，卻供給了真實的蜜。

這情形恰同我國的教育事業相像。

前幾年有人提出「循環教育」這個名詞，譏議教育事業的空虛；大意好像說人所以要受

教育，原在受一點訓練，學一點技能，預備給社會做一點真實的事；但是教育事業的實況並不然，先前受訓練學技能的學生後來成爲先生，去教誨後一輩，後一輩後來也成爲先生，又去教誨更後一輩，結果一輩輩都不會動手，絲毫真實的事也沒有做。這些受教育的無異新式養蜂家所養的蜂，他們是不釀蜜的。

在鼓吹教育價值的言論裏，增進生產呀，發揚文化呀，提高生活水準呀，總之，天花亂墜。而實際只成了「循環教育」，一條周而復始的空虛的鍊子。這無異養蜂家標榜着「增益國產，沾光厚利」，而實際只做了賣蜂種的營業。

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農人好比「國」蜂。他們被擯在教育的新式蜂房以外，但是他們供給真實的蜜。無論誰，喫一點蜜，總是他們的。

（選自東方雜誌）

## 沒有秋蟲的地方

階前看不見一莖綠草，窗外望不見一隻蝴蝶，誰說是鶉鴒箱裏的生活，鶉鴒未必這樣趣



味乾燥呢。秋天來了，記憶就輕輕提示道：「淒淒切切的秋蟲又要響起來了。」可是一點影響也沒有，鄰舍兒啼人鬧絃歌雜作的深夜，街上輪震石響邪許並起的清晨，無論你靠着枕兒聽，憑着窗沿聽，甚至貼着牆角聽，總聽不到一絲的秋蟲的聲息。並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困的宏大的清亮的聲音掩沒了，以致聽不出來，乃是這裏本沒有秋蟲這東西。阿，不容留秋蟲的地方！秋蟲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令滿耳朵是蟲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閒；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或者輕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緩的涼風守着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足以感動心情的就是秋蟲的合奏。牠們高，低，宏，細，疾，徐，作，歇，彷彿曾經過樂師的精心訓練，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滿志。其實牠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衆妙畢集，各抒靈趣，那有不成兩間絕響的呢。

雖然這些蟲聲會引起勞人的感歎，秋士的傷懷，獨客的微喟，思婦的低泣；但是這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絕好的自然詩篇，不獨是旁人最歡喜吟味的，就是當境者也感受一種酸酸的麻麻的味道，這種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雋永的。

大概我們所蘄求的不在於某種味道，只要時時有點兒味道嘗嘗，就自詡爲生活不空虛了。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着笑意來體味牠；若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着眉頭來辨嘗牠：這總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爲最難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這一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熱烈的夢，一口苦水勝於一盞白湯，一場痛哭勝於哀樂兩忘。但這裏並不是說愉快樂觀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須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魔道的。這裏只說有味總比淡漠遠勝罷了。

所以蟲聲終於是足繫戀念的東西。又況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數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酷嗜味道的，當這涼意微逗的時候，誰能不憶起那美妙的秋之音樂？

可是沒有，絕對沒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地，秋蟲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們沒有牠們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還是死守在這裏。想到「井底」與「鉛色」，覺得象徵的意味豐富極了。

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作

## 藕與蓴菜

二五二

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腳卻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這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各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邊，他們把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爲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品的東西，這是清晨的圖畫裏的重要題材，假若滿塗污泥，就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牠門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過路的人便站住了，紅衣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頭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的甘美的滋味於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要到葉落秋深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一點的水果鋪子裏，位置在金山蘋果呂宋香芒之間，專待善價而沽。至於挑着擔子在街上叫賣的，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膀，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會喫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喫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喫的。他們也不是自己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卻滿被着許多鏽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點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喫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片嚼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的要求。

因為想起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喫蓴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樣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總歇着一兩條沒篷船，滿艙盛着蓴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地取求

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盃了。

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以喫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有一兩回去優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蓴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喫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蓴菜，他送我一瓶，我纔算也嘗了新了。

向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到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爲在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只在故鄉有，便縈着繫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家，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戀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就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作

## 看月

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裏的人對於月亮的圓缺隱現是不甚關心的。所謂「天井，」不

到一丈見方的面積。至少十六枝光的電燈每間裏總得掛一盞。環境限定，不容你有關心到月亮的便利。走到路上，還沒「斷黑」已經一連串地亮着街燈。有月亮吧，就像多了一盞街燈。沒有月亮吧，猶如一盞街燈損壞了，不會亮起來。誰留意這些呢？

去年夏天，我曾經說過不大聽到蟬聲，現在說起月亮，我又覺得許久不看見月亮了。只記得某夜夜半醒來，對窗的收音機已經沈默了，隔壁的「馬將」也歇了手，各家的電燈都經熄滅，一道象牙色的光從南窗透進來，把窗櫺印在我的被袱上。我略微感得驚異，隨即想到原來是月亮光。好奇地要看着月亮本身，我向窗外望去。但是，一會兒，月亮被雲遮沒了。

從北平來的人往往說在上海這地方怎麼「獸」得住。一切都這樣緊張，空氣是這樣齷齪。走出去很難得看見樹木。諸如此類，他們可以舉出一大堆。我想，月亮彷彿失去了這一點，也該是他們所認為在上海「獸」不住的理由吧。若果如此，我倒並不同意。在生活的諸般條件裏列入必須看月亮一項，那是沒有理由的。清曠的襟懷和高遠的想像力未必定須由對月而養成。把仰望的雙眼移注地面，同樣可以收到修養上的效益，而且更見切實。可是，我

並非反對看月亮，只是說即使不看也沒有什麼關係罷了。

最好的月色我也曾看過。那時在福州的鄉下，地當閩江一折的那個角上。某夜，靠着樓闌直望。閩江正在上潮，受着月光，成爲水銀的洪流。江岸諸山略微籠罩着霧氣，呈現新樣的姿態，不復是平日看慣的那幾座山了。月亮高高停在天空，非常舒泰的樣子。從江岸直到我的樓下是一大片沙坪，月光照着，茫然一白，但帶一點青的意味。不知什麼地方送來晚香玉的香氣，也許是月亮的香氣吧，我這麼想。我胸中不起一切雜念，大約歷一刻鐘之久，纔回轉身來。看見蠟粉牆上印着我的身影，我於是重又意識到了我。

那樣的月色如果能得再看幾回，自然是愉悅的事情，雖然前面我說過「即使不看也沒有什麼關係。」

## 牽牛花

手種牽牛花，接連有三四年了。水門汀地沒法下種，種在十來個瓦盆裏。泥是今年又明年反覆着用的，無從取得新的來加入。曾與鐵路軌道旁邊種地的那個北方人商量，願出錢向

他買一點，他不肯。

從城隍廟的花店買了一包過磷酸骨粉，攪和在每一盆泥裏，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牆脚，從牆頭垂下十條麻線，每兩條距離七八寸，讓牽牛的藤蔓纏繞上去。這是今年的新計劃，往年是把瓦盆擺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這樣，藤蔓很容易爬到了牆頭；隨後長出來的互相糾纏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來，但未梢的嫩條便又蛇頭一般仰起，向上伸，與別組的嫩條糾纏，待不勝重量時便重演那老把戲；因此，牆頭往往堆積着繁密的葉和花，與牆腰的部分不相稱。今年從牆脚爬起，沿牆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會好一點；而且，這就將有一垛完全是葉和花的牆。

藤蔓從兩瓣子葉中間引伸出來以後，不到一個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幾株將要齊牆頭了。每一個葉柄處生一個花苞，像穀粒那樣大，便轉黃萎去。據幾年來的經驗，知道起頭的一批花苞是開不出來的；到後來發育更見旺盛，新的葉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時的花苞才開得成。

今年的葉格外綠，綠得鮮明；又格外厚，彷彿絲絨裁翦成的。這自是過磷酸骨粉的功



効。他日花開，可以推知將比往年的盛大。

但興趣並不專在看花。種了這小東西，庭中就成爲爲繫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畢回來，不覺總要在那裏小立一會兒。那藤蔓纏着麻線捲上去，嫩綠的頭看似靜止的，並不動彈；實際卻無時不迴旋向上，在先朝這邊，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邊了。前一晚祇是莖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早起看時，便已透出二三寸長的新條，綴着一兩張滿被細白絨毛的小葉子，葉柄處是僅能辨認形狀的小花苞，而未梢又有了莖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有時認着牆上的斑駁痕想，明天未必便爬到那裏吧；但出乎意外，明晨已爬到了斑駁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見；在這樣小立靜觀的當兒，卻默契了「生之力」了。漸漸地，渾忘意想，復何言說，只呆對着這一牆綠葉。

即使沒有花，興趣未嘗短少；何況他日開花，將比往年的盛大呢。

（選自北斗）

## 客語

僥倖萬分的竟然是晴明的正午的離別。

「一切都安適了，上岸回去罷，快要到開駛的時候了。」似乎很勇敢的說了出來，其實呢，處這境地，就不得不說這樣的話。但也不是全不出於本心。香蕉與生梨，已經買好給我了，話是沒有什麼可說了，夫役的擾攘，小艙的鬱蒸，又不是什麼足以賞心的，默默地擠在一起，徒然把無形的悽心的網織得更密罷了，何如早一點就別了呢？

不可自解的是卻要送到船闌；而且不止於此，還要走下扶梯，送到岸上。自己不是快要起程的旅客麼？然而竟充起主人來。主人送了客，回頭踱進自己的屋子，看見自己的人。但是現在——現在的回頭呢！

并不是懦怯，自然而然看看別的地方，答應「快寫信來」那些囑咐。於是被送的轉身舉

步了。也不覺得什麼，只彷彿心裏突然一空的樣子，（老實說，有點摹寫不出了。）隨後想起應該上船，便跨上扶梯；同時用十個指頭梳一梳散亂的頭髮。

倚着船欄，看岸上的人去的不遠，而且正回身向這裏招手。自己的右手不待命令，也就飛揚跋扈地舞動於頭頂之上了。忽地覺得這剎那間這個境界很美，頗堪體味。待再望岸上人，卻已沒有蹤跡，大概轉了彎趕電車去了。

沒有經驗的想望往往是外行的，待到徵實，不免自己好笑。起初以爲一出口便是蒼茫無際的海天，山頭似的波浪打到船上來，散爲裂帛與拋珠，所以只是靠着船欄等着。誰知出了口還是似盡又來的沙灘，還是一抹連綿的青山，水依然這麼平，船依然這麼穩。若說眼界，未必寬闊了多少，卻覺空虛了好些；若說趣味，也不過同乘內河小汽船一樣。於是失望地回到艙裏，爬上上層自己的鋪位，只好看書消遣。下層這位先生，早已有時而猝發的鼾聲了。

實在沒有看多少書，不知怎麼也朦朧起來了。只有用這朦朧兩字最確切，因爲並不是睡

着，汽機的聲音和船身的微盪，我都能夠覺知，但僅只是覺知，更沒有一點思想一毫情緒。這朦朧彷彿劇烈的醉，過了今夜又是明朝地只是不醒，除了必要坐起來幾回，如吃些餅干牛肉香蕉之類，也就任其自然——連續地朦朧着。

這不是搖籃裏的生活麼？嬰兒的經驗固然無從回憶了，但是這樣地只有覺知而沒有思想沒有情緒，應當有點相像。自然的，所謂離思也暫時給假了。

向來不曾親近江山的，到此卻覺得趣味豐富極了。書室的窗外，只隔一片草場閒閒地流着閩江。彼岸的山綿延重疊，有時露出青青的新妝，有時披上薄薄的霧帔，有時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好些雲，卻與山通起家來，於是更見得山的鬱鬱然有奇觀了。窗外這草場差不多是養着的幾十頭羊與十條牛的領土。看守羊羣的人似乎不主張放任主義的，他的部民才喫一頓，立即用竹竿驅策着，教他們回去。時時聽得彷彿有幾個在那裏割草的聲音，便想到這十頭牛特別自由，還在場中遊散。天天喝的就是他們的奶，又白又濃又香，真是無上的惠賜。

臥室的窗對着山麓，望去有裸體的黑石，矮矮的松林，有泉水衝過的澗道。或有一二個人，在山頂上樵采，形體藐小極了，看他們在那裏運動着，便約略聽得微茫的乾草瑟瑟的音響。這彷彿是古代的幽人的境界，在什麼詩篇什麼畫稿裏邊遇見過的。暫時地充當古代的幽人，當然有一些新鮮的滋味。

月亮遠在山的那邊仰望山容，蒼蒼的，黯黯的，更見得深鬱。一陣風起，總是銳利的一聲呼嘯一般，接着便是一派松濤。忽然憶起童年的情景來：那一回與同學們遠足天平山，就借宿在高義園，稻草襯着褥子，橫橫豎豎地躺在地上。半夜裏醒來了，一點光都沒有，只聽得洪流奔放的聲音，這聲音差不多把一切包裹起來了；而身體覺得寒冷，因把被頭裹得更緊一點。自此再也不想睡，直到天明，只是細辨這喧而彌靜靜而彌旨的滋味。三十年來，所謂山居，就只有這麼一回。而現在又聽到這聲音了，雖然沒有那夜這樣宏大，但是將來的風信正多，且將常常地更甚地聽到呢。只不知童年的那種欣賞的心情能夠永永持續否……

這裏有秋蟲，有很多的秋蟲，本來沒有秋蟲的地方到底是該詛咒的例外。躺在床上聽聽，真是個奇妙的合奏，有時很繁碎，有時很凝集，而總覺恰合正好，足以娛耳，中間有一

種不知名的蟲，牠們的聲音響亮而曼長，像一種絃樂，而且引起人家一種想像，彷彿見一位樂人在那裏徐按慢抽地拉奏。

松聲與蟲聲漸漸地微淡微淡，終於消失了……

倉前山差不多一座花園，一條路一叢花一所房屋一個車夫都有詩意。尤可愛的是晚陽淡淡的時候，禮拜堂裏送出一聲鐘響，綠陰下走過幾個張着花紙傘的女郎。

跟着紹虞夫婦前山後山的走，認識了兩相彷彿的荔支樹與龍眼樹，也認識了長髯飄飄的生着氣根的榕樹，眺望了我們所住的那個山，又看了臙脂一般的西面的暮雲，于是坐在路旁的軛砌的短闌上休息。漸漸地四圍昏暗了，遠處的山只像幾搭極淡的墨痕染漬在灰色的紙上。鄉間的女人匆匆地歸去，走過我們身邊，很自然地向我們看一看。那種渾樸的意態，那種奇異的裝束（最足注目的是三支很長的髮釵，像三把小劍，兩橫一豎地把髮髻插住，我想，兩個人并肩走時，橫插的小劍的鋒會畫着旁人的頭皮，）都使我想到古代的人。同時又想，什麼現代精神，什麼種種的糾紛，都渺茫到此刻的遠山一樣，彷彿沉在夢幻之中了。

中秋夜沒有月，這倒很好，我本來不希望看什麼中秋月。與平常沒有月亮的晚上一樣，關在書室裏，就美孚燈光下做了一點功課，就去睡了。

第二天的傍晚，滿天是雲，江面黯然。西風搖窗櫺，吉格作響。突然覺得寂寥起來，似乎不論怎樣都不好。但是又不能什麼都不，總要在這樣那樣裏邊佔其一，這時候我所佔的就是倚窗悵望。然而悵望又有什麼意思呢！

紹虞似乎有點揣度得出，他走來邀我到江邊去散步。水波被灘石所當，激觸有聲，更有廣遍而輕輕的風一般的音響平鋪在江面，潮水又退出去了。便隨口念着舊時的詩句：

潮聲應未改，

客緒已頻更。

七年以前，我們一同到南通去。回出城來，在江濱的客店裏歇宿候船，却成了獨客。荒涼的江濱晚景已足使人悵悵，又況是離別開場的一晚，真覺得百無一可了。聊學雅人口占

一詩，藉以排遣。現在這兩句就是這一首詩裏的。唉，又是潮聲，又是密緒！

所謂密緒，正像冬天的濃雲一般，風吹不散，只是越凝集越厚；散步的樂，又有什麼用處。回到屋裏，天差不多黑了，我們暫時不點火，就在昏暗中坐下。我說，「介泉在北京常說，在暮色蒼茫之際，爐火微明，默然小坐，別有滋味。」紹虞答應了一聲，就不響了，很是奇怪，何以我和他的聲音都覺特別地寂寞；彷彿在一個廣大的永寂的虛空中，僅僅盪漾着一些聲音，音波散了，便又回復牠的永寂。

想來介泉所說的滋味，定帶着酸味的。他說「別有，」誠然是「別有，」我能夠體味他的意思了。

點火以後，居然送來了切盼而難得的郵件。昨天有一艘輪船到這裏了。看了第一封，又把這心擠得緊一點。第二封是平伯的，他提起我前幾天作的一篇雜記，說：「……此等事終於無可奈何，不呻吟固不可，作呻吟又覺陷於怯弱。總之，無一而可，這是實話。……」似乎覺得這確是怯弱，不要呻吟罷。

但是還要去想，呻吟的爲了什麼？戀戀於故鄉麼？故鄉之足以戀戀的，差不多只有藕與



葷菜這些東西了，又何至於呻吟？戀戀於鴉鴿箱似的都市裏的寓居麼？既非鴉鴿，又何至於因為飛開了而呻吟？老實地說，簡括地說，只因一種願與最愛與同居的人同居的心情，忽然不得滿足罷了。除了與最愛與同居的人同居，人間的趣味在那裏？因為不得滿足而呻吟，正是至誠的話，有什麼怯弱不怯弱？那麼，又何必不要呻吟呢？

呻吟的心本來如已着了火的燃料，濃煙鬱結，正待發燄。平伯此信恰如一個火把，就近一引，於是熾盛地燃燒起來了……

## 將 離

跨下電車，便是一陣細且柔的密雨。南北東西的風把雨吹着，儘向我的身上捲上來。電燈光特別昏闇，火車站的黑影兀立在深灰色的空中。那邊一行街樹，像魔鬼似的飄散舞動，作些蕭蕭的聲響，我突然想起：難道特地要教我難堪，故意先期做起秋容來麼！便覺得全身陷在悽愴之中。剛才喝下去的一斤酒在胃裏也不大安分起來了。

這是我的一種揣想：天日晴朗的別勝於風悽雨慘的別，朝晨午晝的別勝於傍晚黃昏的

別。雖然一回的別不能兼試二者以爲比較，雖然這一回的別還沒有來到，我總相信我所描想是大致不謬的。然而到那邊去的輪船照例是十二點光景開的，黃昏的別是注定的了。像這樣入秋漸深，像這樣時候吹一陣風洒一陣雨，又安知六天之後的那一夜，不更是風懷雨慘的別呢！

一點東西也不要動：散亂的書籍，零星的原稿紙：積着墨汁的水盂，歪斜地擺着的硯台……一切保留着原來的地位。一點變更也不讓有：早上六點鐘起身，喫了朝飯，寫了一些字，準時到辦事的地方去，到晚回家，隨便談話，與小孩子胡鬧，……一切都是那平常的生活。全然沒有離別的空氣，更沒有什麼東西會緊迫攏來？好像沒有這快要來到的一回事了。

記得上年平伯去國，我們同在一家旅館裏，明知再不到一點鐘，離別的利刃要把我們分割開來了。於是一啓口一舉手都覺得有無形的綫把我牽着，又似乎把我周身綑緊來；胸口也悶悶的不好過了。我竭力要想擺脫，故意做出沒有什麼的樣子，靠在椅背上，舉起杯子喝茶，又東一句西一句地談着，然而沒有用處，只覺得十分地勉強，只覺得被牽被綑被壓得越緊罷了。我於是想：離別空氣的已凝集了，再也別想衝決，牠是非把我們擠了開來不可的！

現在我只是不讓這空氣凝集，希望免了被牽被纏被壓種種的糾纏。我又這麼癡想着，別這離去的一刻，最好恰在沉酣的睡眠中，既泯能想，自無所想。雖然覺醒之後，已經是大海孤輪中的獨客，不免起深深的惆悵；然而最難堪的一關已成過去，情形便自不同了。

然而這空氣終於會凝集下來。走進家來，看見才洗而縫好的被袂，衫袴長袍之類也一疊地堆在桌子上，這不用問得，是我旅程中的同伴了。「偏要這麼多事！既已弄了，爲什麼不早點收拾好！」我略微煩燥地想。但是必須帶走既屬事實，早日預備尤見從容，我何忍說出這責備的話呢——實在也不該責備，只該感激。

然而我觸着這空氣了，而且嗅着牠的味道了，與上年在旅館裏所感到的正是同一的種類，不過還沒有這樣濃厚而已。我知道牠將要漸漸地濃密，猶如西湖上晚來的煙霧；直到最後，牠具有一種強偉的力量，便會把我一擠；我於是不自主地離開這裏了。

我依然談話，寫字，喫東西，躺在籐椅子上；但是都有一點異樣，一點不自然。

夜來有夢，夢在車站月台之旁。霎時火車已到，我急把行李提上去，身子也就登上，火車便奔馳而去了。似乎還有些東西遺留在月台那邊，正在檢點，即想起遺留的並不是東西，

却是幾個人，這很奇怪，我竟不會向他們說一聲「別了，」竟不會伸出手來給他們；不僅如此，登上火車的時候簡直把他們忘了，於是深深地悔恨，這怎麼能說一聲握一握呢！假若說了握了，究竟是個完滿的離別，多麼是好！「讓我回頭去，補了罷！讓我回頭去補了罷！」但是火車不睬我，牠喘着氣只是向前奔。

這夢裏的登程，全忘了我月台上的幾個人，與我所癡心盼望的酣睡時離去，情形正相彷彿。現在夢裏的經驗告訴我，這只有勾引些悔恨，並不見得會比較好一點。那麼，我又何必作這種癡想呢？然而清醒地說一聲握一握的離別究竟何嘗是好受的！

「信要寫得勤，要寫得詳；雖然一班船動輒要隔三五天，而厚厚的一疊信箋從封套裏抽出來，總是獨客的歡悅與安慰。」

「未必能夠寫得怎樣勤怎樣詳罷。久已不幹這勾當了；大的小的粗的細的種種事情箭一般地射到身上來，逐一對付已經夠受了，知道還有多少坐定下來執筆的工夫與精神！」

離別的滋味假若是酸的，這裏又攪入了一些苦辛的味素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二日作完

上海合眾書店新書目錄

初中升學試題詳解  
 中學生升學指導  
 中學各科常識大全  
 新小學升學指導  
 小朋友升學指導  
 小朋友各科常識大全  
 中學生模範作文  
 初中模範作文  
 小學模範作文  
 高級模範作文  
 初級模範作文  
 中學模範日記  
 高級模範日記  
 初級模範日記  
 算術指南(黃熾甫編)  
 算術指南(火光波編)  
 四用學生字典(精裝)  
 四用學生字典(平裝)  
 國音學生新字典

模範英漢辭典(精裝)  
 模範漢英辭典(精裝)  
 模範英漢兩用辭典  
 英文文法作文典  
 納氏英文文法詳解(1)  
 納氏英文文法詳解(2)  
 兒童水彩畫  
 兒童蠟筆畫  
 兒童鉛筆畫  
 兒童鋼筆畫  
 兒童毛筆畫  
 幼稚園讀本(1)  
 幼稚園讀本(2)  
 幼稚園常識(1)  
 幼稚園常識(2)  
 魯迅：二心集  
 魯迅：雜感集  
 魯迅：散文集

沫若：我底幼年  
 魯迅：代表作選  
 巴金：代表作選  
 冰心：代表作選  
 丁玲：代表作選  
 沫若：代表作選  
 茅盾：代表作選  
 達夫：代表作選  
 紹鈞：代表作選  
 老舍：代表作選  
 魯迅：傑作集  
 巴金：傑作集  
 冰心：傑作集  
 丁玲：傑作集  
 沫若：傑作集  
 茅盾：傑作集  
 達夫：傑作集  
 紹鈞：傑作集  
 老舍：傑作集

青年的成功基礎  
 茶花女  
 雙城記  
 現代應用文大全  
 交際萬有大全  
 新公文程式大全  
 唐著新尺牘  
 學生新尺牘  
 兒童新尺牘  
 女子新尺牘  
 普通新尺牘  
 商業新尺牘  
 袖珍新戲考(1)  
 袖珍新戲考(2)  
 袖珍新戲考(3)  
 袖珍新戲考(4)  
 楚霸王故事  
 伍子胥故事  
 新中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1172B



(本書是代表作下部)

版權所有

實價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總經售處合眾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翻印必究